

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九十八輯
沈雲龍主編

斯未信齋雜錄

徐宗幹著

文海出版社

有限公司

印行

斯未信齋雜錄

徐宗幹

弁言

徐宗幹的斯未信齋文編，我們已就涉及臺灣部份，集輯爲臺灣文獻叢刊第八七種。此外，省立臺北圖書館還藏有斯未信齋雜錄兩冊，計分六卷；『顧名思義』，它的內容是十分龐雜的。略介如左：

卷一：用靜吉軒隨筆（辛丑）。這是清道光二十一年（一八四一年）著者大體記官山東時事。

卷二：（一）南臺精舍隨筆（癸卯）。這是清道光二十三年（一八四三年）著者大體記官四川時事。（二）小浣霞池館隨筆（甲辰）。這是清道光二十四年（一八四四年）著者大體記官福建（漳州）時事。

卷三：聖廬雜記。這是清道光二十五年（一八四五年）著者奔母喪回到故鄉（通州），『次年長夏無事』，『懼其終日昏睡』，『因追憶舊事及新有見聞者隨筆記之』。

卷四：（一）丁戊隨筆。這是清道光二十七（一八四七）四八年）著者大體記自『奉到上諭補授臺灣道』，而至携眷渡海抵達臺灣事。（二）斐亭隨筆（戊申）（清道光二八年，一八四八年）。（三）君子軒偶記。（四）退思錄。

卷五：（一）壬癸後記（原刊有一上字，因未見有下字，故把上字略去）（清咸豐

二）三年，一八五一—五二年）。（二）癸丑日記（清咸豐三年，一八五三年）。

以上大體都是著者記在臺灣時事。

卷六：（一）甲乙日記。這是咸豐四—五年（一八五四—五五年）著者記「甲寅（一八五四年）三月初十日奉檄調省察看」以後，由臺灣卸任內渡前後時事。（二）丙辰日記。這是清咸豐六年（一八五六年）著者大體記在河南、山東一帶協剿「捻匪」時事。（三）歸田續記。按著者於己未（清咸豐九年，一八五九年）十月間接部檄解組（時任浙江藩司），初則「養疴吳門」，旋歸故里，所以這是清咸豐九年以後著者致仕鄉居的雜錄。

以上共計六卷十三篇。因為它是「雜錄」，所以在臺灣所錄的，內容不盡是臺灣之事；非在臺灣所錄的，內容也有提到臺灣事的。如果祇把有關臺灣部份選輯出來，未免割裂太甚；要是全書刊出，又有「過猶不及」之感。衡量的結果，決以篇爲單元，其中「用靜吉軒隨筆」與「南臺精舍隨筆」兩篇，因與臺灣完全無關，故予刪去，餘均保留。

斯未信齋雜錄目錄

小浣霞池館隨筆（甲辰）	（一）
聖廬雜記	（二）
丁戌隨筆	（三）
斐亭隨筆（戊申）	（四）
君子軒偶記	（五）
退思錄	（六）
壬癸後記	（七）
癸丑日記	（八）
甲乙日記	（九）
丙辰日記	（一〇）
歸田續記	（一一）

斯未信齋雜錄

南通州徐宗幹伯楨

小沅霞池館隨筆（甲辰）

漳郡人烟稠密，街巷蔽以竹棚，白日如夜；命盡撤之。越日，有不戒於火者，因未蔓延。舊無火神廟，於西城外校場火器神廟之後安火帝像於中殿，題其上曰「麗正南瀛」。

道署有城隍廟，內署迤東有武廟、觀音廟、土地廟，井上爲龍神廟，朔望皆瞻拜。又東爲陳忠毅公祠。公名啓泰，字大來，鑲紅旗貢生。康熙三年任巡道。耿精忠之變，其妻劉氏及女皆自縊，妾婢二十餘口相繼死。公親爲排次，從容引僚屬入，衆皆失色，莫敢出聲。公朝服望北再拜，繫帛以死。事聞，贈資政大夫，諡「忠毅」。舊祀東關外赤嶺，額曰「忠毅流芳」，志稱「流芳祠」。乾隆六年巡道陳樹耆重建，移奉署內，有碑。今中龕爲公主，左劉夫人，右宋淑人，兩側爲侍婢。行三揖禮。祠屋上爲小樓，人跡不到，四圍皆樹而樓瓦間無落葉。近將圯，亟葺而新之，額曰「心照霞丹」。舊額云「一家仁」。

閩人語音難解，字法亦多異。瀟（同漲）、夫（音害）、未（扭平聲）、厖（讀如

母）、弄（音怕）、沓（濫），皆俗字也。然其理固通。如典質田宅曰「胎押」，童養幼婦曰「苗媳」。胎取其生息也，苗言其初長也。

壬寅秋召對，欽奉聖訓：不矜細行，終累大德。惟日孜孜，實心實力，不可懈怠。任四川保寧郡守，謹將後三句刊示堂上。今敬謹全書懸於道署，謹跋云：道光壬寅秋，由山左濟州入覲，奉命出守蜀中，疊蒙召對，三接天顏，祇承謨訓。次年夏，再拜恩綸，分巡閩海，聖人之言猶在耳。謹識之，不敢忘。甲辰十月初三日。

乾隆庚子，前任嘉興馮（光熊）刊大堂屏門銘曰：我巡斯土，我升斯堂，兩郡一州，維我保障。我示之貪，孰凜冰霜？我示之惰，墮乃紀綱。我作好惡，云誰其臧！吁嗟瘳土，山多田少。風雨以時，民乃一飽。煦之、燠之，曰予攸好。茫茫大海，島嶼雲浮；鯨窟無波，維國之庥。安益求安，毋忘綢繆。郁郁芝蘭，滋之、培之。濟濟多士，何以裁之！除彼稂莠，嘉禾乃植；剪惡安良，伊誰之職？我心則勞，我才則拙。不素餐兮，我其曷克！永言志之，以待賢哲。右中丞渤海徐公（士林）觀察時所題。前哲名言，允堪勒諸座右。馮公楹帖云：九重軫念巖疆，時殷清問；涖斯土者，惟期大法小廉，共勸治理。千載謳思徽國，咸仰遺規；居是邦也，端賴興仁講讓，盡返淳風。富海帆（呢楊阿）聯：清夜無慙，期於觀我、觀人，咸臻純備；豐年有兆，願與斯民、斯世，共樂承平。張集馨聯：建節來臨，問何時蝥陣勾回，蠶衙放出？焚香默告，願此日鯨波永靖。

，處舍無驚！程東軒（銓）聯：法要平寬，寬黎庶，不寬奸宄；職司鑒察，察官吏，先察自家。

心導堂，戊寅元旦閩陽甘國基書「法自然」三字；又「恭慈仁恕」四字，康熙丁卯山左鄧秉恒書。「愛養百姓」額跋云：壬戌夏奉天子命出守杭州，恭請聖訓，勗以「愛養百姓」爲要。大哉王言！誠民爲邦本，本固邦甯之至道也。予在浙，在閩，恪謹遵行，惟恐隕越。用是敬錄座右，奉以自儆，并與民牧所共勵之者。乾隆庚午高密單德謨報朝廷：某事榮父母，某事寬百姓幾分，留子孫幾分。右先大父文康相國撫畿輔時訓屬吏語也。家大人歷官所至，輒書座右。今予奉命觀察汀、漳，敬懸廳事，用識不忘云。商邱宋至。慎思額，嘉慶二十五年臨川李秉鉞書。藏恕堂額，道光癸未納音富呢楊阿題。快雨堂額跋：漳南氣候早暝，二月、三月卽插秧。春日多晴，東作待澤孔亟；翠雨連朝，三農起舞。此豐年玉也。顧而快之。偶閱米帖，有此三字雙鉤；摹諸堂額，以志喜焉。魯巖馮光熊。泊槎額跋：職方所隸，爲省十有八。余二十餘年來，出使、從戎、遊歷幾遍，所未至者，甘肅耳。鑿諸浮海作汗漫遊，迄今停泊，而老冉冉其將至矣。戊戌春，荷恩命，自粵西遷閩，漸近鄉土，庶幾其初泊乎。適蒼清漳官舍，狀類舟，因題曰「泊槎」。乾隆己亥，櫓李馮光熊。退思堂額跋：漳屬素稱繁難，吏治民風未易奏績，余奉命來巡茲土，值海波不靖，籍手尤艱。退食之餘，懼速官謗，因顏斯堂以自儆。道光

壬寅，古真州張集馨。機亭額跋：虹莊之南，砌小池受水，而亭其中，若尺舫焉。隔牆綠樹紛披垂蔭，儼如機舟。樹杪好鳥棲飛，游鱗潛泳，天機在俯仰間也；何必南華秋水，始見蒙莊！辛卯嘉平，金竹蔣允焄題。今於亭舟題額曰：小浣霞池。跋云：仙霞嶺一卷石，浣霞池一勺水，偶一凭欄，輒神往焉。卽小見大，因以名之。甲辰嘉平（括囊无咎无譽小額跋見後）。今道署燬於兵燹，賴此數行存之。

偶檢敝篋，得嘉慶壬申年余方十七歲州、院試皆第一馮耐圃先生集杜句贈先君子云：持衛留藻鑑，驚代得麒麟。筆落驚風雨，詩成泣鬼神。應天才不少，得士契無隣。豈是池中物，由來席上珍。南圖回羽翮，北極捧星辰。公若登台輔，乘時各有人。並頌州尊唐陶山師也。

庚辰通籍後請假南歸，其間賓朋讌集觴詠交酬，或旂亭旅館書壁留題。廢紙堆中，偶檢一、二，并錄存之。沾襟莫怪相思淚，戀到殘花有幾人！月能常見人偏隔，花到將離態更濃。我在東山高處望，琴心可許託飛鴻？多情最是闌干外，臨去秋波覷夕陽。爲有高堂人倚望，雄心不敢就題橋。旅店聯句：聰聽祖考彝訓，思貽父母令名。立志不交無益友，存心常報有恩人。看明世事歸涵養，參透人情付笑談。小心謹慎事師古，大氣盤旋春被人。

辛丑十二月十八日攝兗州郡，次年三月間卽去任矣。魯人德之，各製牌匾送於濟州

行館。紳耆曰：恩敷十邑。十二學衿士曰：道濟溫公。民人曰：聲隆剖竹。商人曰：德媿龍圖。蓋余昔年曾任曲阜，辛巳四月到任、七月卸事，今任濟牧，與兗郡毘連，士民相習日久，遂至阿私所好，競翹虛聲；所謂不虞之譽也。附記以見東魯民俗之厚。

自杭州水路入衢州，坐「江山船」，三字每思屬對而未能。及由浦城陸路，裝載雜物者名天地蓋；偶得句云：天地蓋中行李穩，江山船上看花忙。

武夷山出茶，漳郡出大柑名文旦果，偶作對句云：霜後舊藏文旦果，雨前新試武夷茶。

趙少愚太守贈南豐先生全集，蓋其鄉先輩也。又伊先人趙也愚（秉忠）勸戒溺女歌，言之悱惻。卽此一端，知其不忍人之心所濟者多矣。也愚先生任雜職，而少愚擢科第，入詞垣，顯達蓋有由來也。

家藏太高祖嚴叟公手札墨蹟卷，甲辰監試携至閩，闈中諸內外共事者，並以五色筆題之。鳳池書院存閩省志稿，謹以公墓誌敬求院長魏私齋先生編入「宦蹟」。又於永安志內得小傳一篇，敬錄於家藏墓誌之後。公於康熙戊子入闈分校。

辛丑年暎夷犯順，占踞廈門，復航海欲入漳南，乃招海上舵工識水線者爲操檣焉。舵工引至中流，淺礁攔而不能進，夷人殺之，乃返棹去。是漳南郡縣皆舵工一人之力，惜詢訪不得其姓名。

門人孟兩山，嘗贈余以家藏張二水書中庸一冊；過浦城時，以贈梁芷林中丞。昔日任濟州時，得彩繪聖蹟圖一冊，敬以贈孔上公。余分校所得耳字號，中卷四氏，學皆出余門。戊子孟廣均、辛卯孔憲璜所得聖賢後裔珍藏之翰墨，不輕以與人；中丞收藏圖書甚富，故以中庸冊存之，免行篋中多褻瀆也。

戊子科題爲擇可勞而勞之二段，請主試式；曰：平正通達，勿取偏鋒，五美之目側重者不取。中秋日聞聚奎堂下有抄發刻中卷者，視之則以仁字作主，擬魁矣。次日問主試，曰：其筆氣甚佳耳。於是日得以仁字作主一卷，卽薦呈，亦取中，爲平度州白玉佩卷。三場則先刻之號因其未到而毀板矣。是令余見之者爲白生一卷也。然未見以先，其偏師被黜者多矣。豈非天哉！辛卯進卷於聚奎堂，內監試以次分十二束，正考掣某束籤，副考掣某房籤，東曰第一束，西曰第一房，東曰第二束，西曰第二房，同官皆訝之。余爲第三房，乃默祝曰：如得第三束，則得元卷。及出，則非第三束，而房亦爲別房矣。末後兩邊各餘一籤，一爲第三束，一爲第三房。卷束至案前，忽聞異香，舉筆則螭子旋繞於毫端，是科榜首謝維嶺出余房。戊子得元者，住於第十二房屋內，各聽便居之，不依房數。辛卯余先占此屋，而元卷亦出其中。

甲午八月十二日初升堂，外簾進卷若干本，各分數十本。紅號內有元字號，而元字一號卷在余房，卽先取而閱之。文尙平順，取其吉利。而初閱者卽呈薦，乃取中，爲膠

州高行方卷。初入闈，五、六日無事，携高南阜先生（鳳翰）詩集點竄選次。後問高生，則先生之裔也。然則以該生卷適編元字號而引之余房，其先生之靈乎！

甲午有同房考某不知文，余助某閱之，於落卷中得其數卷薦中，內有文科得鼎甲者。

甲辰監試闈，偶記一、二事錄存之。第一場點名畢，方扁門而聞大聲疾呼，則後至者；例不能再招之使入。正回龍門，有人報某號某生病重求出，監臨謂甫封門可開放，扶出。扶出而有一人大呼闖入，以頭觸地，阻之不可，幡然老儒，年七十六矣（長樂許汝弼）。代求給卷，三場皆見其鬢髮如故。即不中，來喫粥飯亦命也。或曰：先之後至者早涕泣而去，老者乃適當開門之頃而來也。一、二場犯貼甚多，稍可原者皆免之，俾得完卷見親友耳。或幸而中，亦未可知。每貼卷，例應卷面大書，然必夾簽送監臨定奪，而後書之。有西餘字二十八號（汀州羅承炳），草稿逾限，彌封所駁回。時三場已點名，余忽而思臥，退堂入室，書吏以羅卷至。余即大書草稿逾限、不能彌封四（？）字於上；既而悔之。數日，又有二場西服十一號卷亦然（汀州李中樞）；思設法成全之。或曰：彌封露草，恐有關節，即中式，草稿割裂，亦不能解部；乃留至三場畢後，而貼於堂。頭、二場宜寬，末場宜嚴；寬以留其顏面，嚴以免騰錄之枉勞也。三場拾寫小誤而字跡工楷者，不忍屏斥之，數日而對讀有駁回者，又數日而收掌有駁回者。余曰：

姑存之，冀其頭場之或可幸中也。數日，而提調必欲貼出截數；無如之何，會同折彌封，一一貼出。越日，聞內監試云：有首場卷已發刻而後場未到者，主司惋惜，不忍毀其板。後查爲臺灣朱麗金。或曰：臺灣士子多弊。設無弊焉，遠隔重洋，既得復失，能無扼腕乎？後聞刻文者爲漳州屬之王治云：有三場正寫第一問騰其數行字極工，忽接書亂談，且有一「帳裏風流」字樣，字亦大小不一。是有馮焉，其必有因果乎！附記告示：諭諸生均自登瀛橋進，魚貫前行，相期顛俊門開，霓裳同詠，共臻斯路，毋入歧途。又科場舞弊中式者斬，不中者遣戍。諸生文章報國，揚名顯親，求榮乎？求辱乎？安分遠辱，不中亦榮；作僞希榮，中則更辱。士子無不自愛者，慎無受奸徒之惑誘也。又放場自下而上，十卷一放，周而復始，原爲體卹諸生，恐擠損試卷；且完卷靜坐片時，檢點一番，可免訛誤。三年辛苦，何必取快一時乎！非不念諸生場屋之困，故欲遲留也。

昔年山左分校數事，追憶記之。戊子得佳卷，時任泰安令，其文似見余著作者，疑其爲泰安人。三場皆整瞻，薦爲房首，後中十五名，爲泰安程燦策，乃平日書院中屢取首卷者。暗中摸索，仍中吾房，亦巧矣。泰邑自雍正以後無甲榜，該生壬辰得進士。其本房爲郭韻泉同年，任泰安府，縣爲鄉試房師，府爲會試房師。府在後日，則縣在當日之無關節，可知皆定數也。有同考者問余，何以中卷獨多？余曰：擇其尤者先薦，餘俟再閱。彼卽草草過目，案前攤祭堆積，信筆點之。忽而腹痛如廁回坐，盥手拭目，一卷

在前，閱之大佳，薦而得中。

甲辰闈闈，龍溪中者甚多，內有林廣邁、曾省二生。抵任後，見新訂黃子道周年譜，則二生初校刊也。

余自四十以後，墮齒三：一遺於京都，一置於山左濟南趵突泉右燕園別墅之金線泉東井中，一置於蜀中成都城外武侯祠右琴臺前池中。

抵福州，有幕賓孟蓮友（國經），本山東鄒人，亞聖裔也，遷於浙而游於閩，予門人孟雨山之族孫也。以家刻孟子外書贈余，曰閑道集，余代雨山寄宗譜授之。又著有仁壽鏡一書，內載求嗣之說甚詳。節其要云：易稱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，男女平時清心寡慾，養其乾健之體，則感而生男。或云天癸淨一、二日者成男，以爲陰氣方虧，陽氣當勝耳。方家轉女爲男之法，或驗，或否，要在積德行仁，肝膽血誠固結，陽長陰消，人定勝天也。一、受孕後以雄雞尾尖長毛三莖，潛放婦女臥席下。一、孕三月以後，夫自取髮及手足甲潛放其席下。又以斧繫牀下，刃向下。皆勿令本婦知，勿令人知。一、以真雄精一兩或三兩佩之，勿誤用雌黃，或佩宜男草。一、孕一、二月後，用紅紙兩條，寫「五更露結桃花實，二月春生燕子窩」貼於牀兩柱向後貼對聯，勿令婦知。寫時一面寫，一面默誦「無思也，無爲也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」四句，念七遍。十四字寫畢，七遍亦念，一口氣，一手寫完，恰合式，不得參差。手完口不完，皆不合式，仍

須另寫。行書亦可，必鍊熟而後能也。一、受孕後，夫用弓弦一條，令婦縛於腰下，滿百日解去。縛時亦勿令人見之。

漳郡至臘月二十五、六日，如孟夏天氣，衣棉袷而揮汗不止；烏囀花濃，蛩吟草碧。二十八日立春前二日之夕，電光閃爍，雷聲鱗隱，爲平生所創見。

鄭蕩人明府（廷錦），奉委渡臺，來函云：羅山爲漳屬匪類之淵藪，海口爲泉州匪類之淵藪。嘉義之鬪與彰化異：彰化爲仇，非爲盜也。嘉則匪類惟恐其鄉之不鬪，而激之使起，藉以爲盜，實非該處之人仇不能忘，故焚劫多而殺傷少。始鬪之時，立拿爲首數人，即可了解。今既勢如燎原，內地調兵不能得用，祇得一素得人心之員，選用鎮轄精兵數百，可安定也。達鎮擇一千兵，另立一班，募養署中，久之控馭不得法，適以長驕。不養不過無兵，養之害則更甚。欲治民，先治兵；兵知畏法，民自奉法矣。須先治治兵之官，尤難於治治民之官。

到漳數月，士民以匾額傘蓋鼓樂而送於堂下，且因送道而兼送府、縣。職司監察，豈容違例受此？然此邦官民隔闕已久，乘其天良之偶動，老幼環集公堂，正官民一家之時，告戒一、二語，尤易入。因手書「有氣要忍不可告官，有仇要解不可擄人，窮有天命不可盜竊，惡有天報不可械鬪」八語於紅帛，當堂與之，令徧告村莊子弟。留其匾額一，藏於署旁廟中，餘皆印之而去。合屬紳士以八語刊布數千張於各境，較之官司告示

爲易入。

幕賓陳義三長女四姑昭賢，幼讀女學，與同鄉張韻亭次子張友朝垂髫共入塾。張子十餘歲卽歸，至甲辰年復來問業於義三之門，義三以四姑字之。是年冬將娶，而張子病，至乙巳正月九日而逝。女聞之，請往守節；張不許，取兩耳金環吞之，與張子同日絕命。翁姑來哭之日，四姑目不瞑，呼曰：「新婦與兒合葬」，乃瞑。衆議以木主先用鼓樂儀仗送歸，復以兩樽同日出厝於廟中公祭，爲請旌而歸葬之。其姑是夕歸，僕婦見少婦隨其後，英靈固不沒也。張子將死，以手指兩耳，其亦有默感者乎！余爲作傳入文錄。趙少愚太守爲文祭之，有「不同日生、誓同日死」之語，皆紀實也。署中舊有陳忠烈公廟，卽在義三幕室之前；其殉節省屬，并祀其中。木主亦有名四姑者，擬以烈女並配祀。陳之幼女、張之季子皆未聘，將與僚友爲媒合，俟其生子而承祧焉，四姑可含笑九泉矣。余刊有閨範圍，擬以女續之，并另爲繪畫，作徵詩文啓，以傳其事，於風化不爲無裨也。正月二十五日，張子卯時出厝於北門外漳王廟，女於辰時出而合葬，奉文武同僚撰文公祭。時方旱，是日得雨，古有「節婦雨」，今爲「烈女雨」也。兩樽入廟後方雨，可見天意之鑒此真心。城外市民皆以香花設門前迎迓之。民之秉夷，好是懿德；豈不諒哉！或語以余往弔而設者，非也。開漳王，唐時人，亦爲陳姓云。父政，子元光，府志云威惠廟是也。

按漳州志載：唐陳元光疏請七閩增爲八，建一州泉、潮間，以控嶺表，委刺史領其事。朝議以遐僻之地，萬一遺官不諳土俗，民反受其殃。元光父子久牧茲土，蠻民畏懷，卽令其兼轄尤便。詔從之。「不諳土俗、民受其殃」二語，可謂切中古今來之通病。

龍溪孝廉林廣邁，贈黃子忠烈公道周年譜及泉漳治法論鈔本。此書，謝金鑾著。甲辰春由山左歸途，遇試春官者，閩人也，與之坐而言焉。曰：吾閩有「泉漳治法論」一書，可爲治漳之要。其原本在閩省中，已於其後人得刊本印訂若干分貽同僚矣。今得孝廉本，每篇加以附識數語，皆洞達治體。觀風策論，以保甲利弊爲題。諸生辛秉勞等極言時弊，入附錄；閩中人材，至今猶盛也。林又附鈔「治南獄事論」，并錄呈「勸禁賽會文」及陳北溪先生「論民俗、禁鄉稅淫戲」二條。

漳民惡俗，收買小兒，養成爲盜匪。令械鬪鬪死，則認爲尸親，詐取銀錢，名「飼金龜」。又有男與男爲配，配者言動皆如婦人。同類者以姊妹相呼，裝飾亦如婦女，出門則去之；名曰「十八好」（蔣召棠云）。

昔有任龍溪令孫某者，信用胥役方湘者，貪婪箕斂至十餘萬金。無子，將死，妾有遺腹，孫囑之曰：幸而生子，爲余後也，勿卽立繼也。及生，則女也。初，有媪言於妾曰：方湘，城鄉皆有妻妾數人，聞有孕者二，生子則易之。後如計行。旣而悔之，又索其女；言於人曰：將以爲媳也。天之報貪吏也，慘矣。

山左舊僚王海門大令，生前遣人寄書，贈經石峪福壽字、孔谷園墨蹟、玉琴一，牙管筆二，鐫字如蚊脚。海門侍松湘圃相國有年，想幕中所得也。遠道來書，人物皆古矣。爲之黯然。

諭各社家長收養貧家子弟，爲勸民歌八章，并將告城隍文，請助滅兇徒，以彰因果云云刊示之，於考試丹霞、芝山兩書院散與生童。又以關帝寶訓及白沙先生勸民歌等書并給之。又勸賽會之費節省，行善事以冀神佑，十室必有忠信，或可爲之倡也。龍溪人鄭廣文錫三，以告文刊板，註云：此觀察昭告祝文也。真誠肫摯，深憫漳屬好鬪、誣陷善良，而兇頑之輩反得漏網，敬懇明神顯彰報應，仰見至誠自能感神。彼挑唆擄殺者，縱幸免陽誅，斷難逃陰譴也。但窮鄉僻壤，未能周知，爰敬刊布，共爲觸目驚心，忱惕改行，以無負懲勸至意云爾。廣文族中，自立禁約，內有語云：「甯致數人於刑法，各保合族之身家」二句，甚爲中肯。蜀中諭會首記，舉人林廣邁爲刊布之；跋云：迎神賽會，搭臺演戲，漳俗最盛。意謂敬神，然不知神之無用此也。釋迦佛詩曰：佛在靈山莫遠求，靈山只在汝心頭；人人有個靈山塔，好向靈山塔下修。是敬神在心，不在物也。古諺曰：天公不要房住，神道不要衣穿。強將神佛塑像，不如救些貧難。是用財敬神，不如用財救人也。關聖曰：每年觀吾兒所奏，問田宅、問功名、問官司、問謀財產，無一個問及聖賢正經學問；一月計周倉所稱許挂袍、許送對、許添油、許修廟宇，無一

個許及刊刻前聖書文。人心風俗，大抵如斯矣。然則人不行善，而但媚神求福，烏知神且厭之、惡之也！惡知天地以好生爲心、神佛代天行化，即以天地之心爲心。若存心仁恕，樂善不倦，便是替天地神佛用心，神佛斷無不庇佑之理。公祖未涖吾漳，卽感神夢神之意，豈但爲蜀人言，殆爲天下之奉神者廣言之也。我漳素稱輕財，然邇來生理蕭索，諸義舉亦艱於募集。若省此迎神演戲之財以行善事，尤善之善者也。至於叢禱倡優，裝演淫邪，蠱惑人心，不受陽誅，必遭陰譴。普勸各社老成共立約禁，是亦培植福田之美事也。

漳郡石碼地方，爲海汊要隘，分防者爲通守而不得力。傳其役來署，諭令嚴緝奸匪，唯唯而去。嗣獲一犯來，云費六十緡購線得之；亟賞之。或曰：犯供尙未確也。曰：賞其僞者，則眞者自來，此千金買骨之計也。

河路搶劫，幾至商旅不通。添設哨船巡緝，仍另製兵備道巡哨旗幟，自官哨三號外，四號編至百餘號，以停泊各船五丈以上者，每船給一號旗。旁書云：商貨搭配，不准漏稅；遇有賊匪，格殺免罪。令各船戶照備號燈，并添置鎗械，則民船皆官哨矣。城市之盜，莫敢擾者，放鎗爲號，而無一人出而禦之。非無鎗銃，恐兵役以私造、私藏爲索詐之由。因命全數送署編號還之，則民鎗皆官鎗矣。

前道張（集馨）題內廳曰「退思堂」，在任未三月，而聞訃卽退矣。余偶於書齋前

大榕樹戲刻「臥龍」二字，又「與木石居」四字，語皆近隱遜。抵任未半年，而聞太恭人之喪矣。一言一動，皆爲讖兆。二月二十日，兼攝漳州府事，拜印之日，池魚盡死。是日神氣昏沮，不知何爲！其時母喪已五日矣。哀哉！

在任五月，紳民於三月初九日爲余祝五旬生日。沿門懸綵，比戶焚香，燈戲三日，禁之不止。及聞三月十四日太恭人之喪，備冥器、設醴筵、白衣冠而來弔者不絕。嗚呼！動謂漳南皆亂民，民情之厚，孰有如漳南者乎！

聖廬雜記

一六

乙巳三月十四日戌刻聞訃，四月十九日起行奔喪。五月初一日到省，初十日登舟，七月初八日抵里。仲弟先於五月初四日自京到舍。十一月十五日奉慈匱安厝東郊先塋，心神少定。次年，長夏無事，借北隣珠媚園靜坐，懼其終日昏睡也。因追憶舊事及新有見聞者，隨筆記之。

漳屬紳民具輓章、冥器、祭品、楮幣，白衣冠而泣弔者，累日不絕。或以三金、兩金署香貲而陳於位前，却之不可。起行之日，送者塞途，有大哭於輿後者。父老携錢或數百枚，送於道左，收之，交鄉約修路。在任曾幾何時，此民之良也，非官之德也。輓詞極多，額聯以數百計，應擇其佳者爲一編。有西隅社長王司直等一聯云：公今喪母離民去，民亦如公失母哀。

四月初八日天初明，聞大堂號泣者千百人，驚問之，曰：昨夜南門盜至，火焚四十餘家，知官長居喪之不能理也，藉以紓其怨憤耳。新攝事者，初六日方履任，一時豪棍揚言於市曰：爾等尙能控懇於前官乎？士民皆股栗。故曰：「做官想到去之日」一語，不但自己身上不可忘，卽地方興利除害亦當時三復斯言，勿爲已甚。

五月二十一日行至延津，驛舍人滿。日夕，大雨驟集，權避於官邸之閑房中。同行之顧姬，懷妊九月餘矣；無坐臥處，捧腹而倚於門。署道黃琴山、太守徐寶山聞知，爲

安置而醫藥之，幸無恙。前一日過延平嶺，嶺極峻仄，下臨深澗，兼微雨滑滑，姬乘小輿，輿前小柱折斷，以兩手持輿之兩旁，半身墜於外而未仆，亟憇於嶺上。從者追至余所，以輿柱易之。日夕，至小店。店臨溪，以板度於溪上爲室，行步則搖搖焉，然無傷也。行則胎在下，止則復上。途中常服漳署所產之桑寄生與歸芎等藥并用，有驗。六月初旬，至浦城，每日起程，默禱或持誦觀音咒，遇雨卽晴。自福州至水口，舍舟而輿；自水口至浦城，舍輿而舟；浦城至青湖，又用輿；青湖至衢州，又用舟。一路登舟則雨，乘輿則晴，適館則雨，行路則晴，自衢州至杭，順風，一日夜行七、八百里。及由蘇而揚，由揚入通境，去家愈近乃行路愈難，天下事以爲易則難將至矣。河水淺且涸，自如阜至三十里中間，易舟者三。野航一葉，須數十人盪而行之。夜泊遇雨，衣笥無可藏掩，貂裘存一、二件皆濕且朽。一裘在山東泰安任所前任查封留庫購得者，服之將三十年，啓笥視之，作蝴蝶飛去。或嗟惜之。余曰：退一步想，此時孕婦而欲產生將如之何？到家稍稍安置，居室少且偃，大門之右有屋三楹，截木以隔之，爲婦室。越十日，十九日巳午之間，生男。是日方曉時，夢先慈謂余曰：爾弟有子（仲弟於上年七月生子環），爾亦有子矣。仲弟子亦庶出，方產之先，夢拾金環一。旁有人語之曰：此非爾福，乃太夫人之福也。先慈大事，得期服孫二，幸矣。惜乎一則在京都未見，一則遲生於一年之後，擗踊之下，添此呱呱，不及繞膝含飴爲憾。然無災無害，其皆慈靈之保佑也。

夫！

山東泰安、高唐、濟甯紳士來弔者不絕。去任多年，不遠千里而來，且有足未出城市者。北人素未乘船，不憚艱險，奔至靈前一奠，伊可感也。沂州府門生謝維嶺等、泰安門生趙應詔等兩祭文，寫作皆工，且鏤金織帛，所費尤繁，爲南省素尙華靡之地所未見。謹襲而藏之，并錄其文，以附家傳。

官山左時，敬述祖父遺訓及先慈誨言曰荻訓，冠斯未信齋語錄卷首，與聖訓謹藏之。聞喪不及編纂所述，卽以此編訃送僚友。漳屬紳士請領千餘本，分散各學塾。

漳人林廣邁新科孝廉，嘗修黃忠烈公年譜，生與曾生省同校刊。是年同榜舉於鄉，其品學當在友事之例。余行篋中有曲阜所得黨懷英書「杏壇」二字拓本，加跋語贈之。生每得余訓諭士民文約，卽刊佈於鄉；至今時時修書來，皆講論吏治，切中利弊。摘其尤精者，入語錄。陳生凌霄，癸卯孝廉，有冒稱其使女之舅姑而訐訟於縣者。余爲牌示，須生女之父母認領，而訟始息。余出漳數十里，生尾送之，贈家製「感應膏」二罐，丸藥一瓶。又誠敬集六本，皆集錄醫方。膏丸携至家，有疾病者用之立效。一舉筆之勞而受其報者爲益无方。陳生，善人也，與仲弟同年，後至臺灣，生又續寄膏方若干（甲寅內渡至漳，生復贈遺多件）。

棺殮不可用紙脚，丁寶璠極言其害。三和士視磚墻爲堅固，或云不如用黃泥、石灰

兩樣勻和爲善。米湯稀調三和土，或云不如洋條籐。籐出徽州，熬水和土木炭屑鋪底，可杜樹根。近有用磚砌墻，墻內外以土實之。或云鋪底不宜過厚，以通地氣。故用磚鋪者，其中鑿小孔。然地氣上通於齒髀，究近無憑，惟求無土親膚而已。

余歸之日，聞六洪闡先太高祖妣白太恭人合葬之墓被盜刨其後，且露棺。棺頭微有殘損，入空諦視之，似內有光如水晶。或當日用水銀，或被刨不知而雨水浸入，或地氣所感而自生水，或謂纓棺盜物者必以水灌之使寶物流出。二月間曾刨一次，祇去撮土而已；此次則鄉佃聞人在草茅中索索有聲，犬吠其旁，乃率衆圍捕，已越影山墻而逸。向非先人有靈，竟無知覺，則受害尤烈。亟率子姪輩敬謹修築，鳴官緝捕，後得罪人曰毛和尚。通郡界內被其害者，指不勝屈矣。刨挖多古墳，鄉宦之家居多，以有寶藏可圖也；多在右女隘，有珠飾也。太高祖墓有墓門，有石坊，有石闌，有誥命碑，有影山，且神道內外皆鋪石板，歷百數十餘年而忽有此劫，子孫之罪也。塋域之前，不可不致飾，而亦未可太過，爲生者壯觀瞻，於死者無加於毫末。今之翁仲人馬羅列墓草之間，及問其爲誰氏之祖宗，幾不可得，則亦何益哉！且以啓盜賊之窺伺，焉得世世子孫保之耶？太高祖墓樹木素茂盛，其佃戶季某甚誠篤，墓田久鬻與他姓，近始贖回。方未歸時，佃謹慎如初，蓋自高曾時卽此佃之先人，相沿至今，每有考試之年，其佃必先期來賀。是年，子孫有獲雋者，則柏樹必高生一頂。國初至今，嫡支不絕秀才者八九世矣，鄉薦或

閩一代之。余己卯、庚辰連捷之年，柏樹雙頂，氣脉相感，有莫之致而至者。塹田歸異姓數十年矣，官山左時，始以廉俸所餘買而歸焉。太高、高祖見行墓田亦已失而復得者，此官中之所蓄也。祭掃時不至假道於虞矣。

漳州府漳字从泣，有老親而官斯郡者，每不久驗之；屢屢傳說文公書署門「漳」寫作「漳」，有深意也。丹霞書院前爲唐開元寺。寺廢已久。士人言文公於書院東立亭子二以厭之，抑釋而崇儒云。府署大堂極高，各省所未見，亦文公所創建。并云再加高數尺，則械鬪之風可絕，而難保不叛；照今式則永無叛亂，而械鬪不能除。竊謂刑政之弛已久，生齒益繁，自相殘害，亦天意也。且人與人相仇，不至一夫夜呼而四應耳。女人以帛如風帽蔽其額，曰文公兜。以木削圍置兩履底之中，曰文公履。行路制挺以隨，曰文公杖，以防強暴者。流風善政，至今存焉。

通郡城中華王廟仙方極靈驗，蜀中稱華真人籤方，供奉於家。近日通郡廟中可扶乩開方，方首必書某某在東垣先生降壇時居多。廟中聯語有：「未劈曹顛千古恨，曾醫關臂一時名」之句。世所傳稱者，皆衍義所載，不知後漢書及魏史均有本傳，所記方術甚詳。爰輯爲一卷，序而梓行；傳序入文錄。

西園爲州尊唐陶山師所創建，當日對聯極多，近無存者。猶記其戲臺云：如竹苞矣，如松茂矣；鼗乎鼓之，軒乎舞之。壬申年落成，曾招飲，時以州試第一補弟子員；昨

同人小集，回首三十三年矣。唯「水木明瑟」類尙存。

除夕，登鍾秀山（俗名土山）。冬月某日送李少山表兄葬其墓地，距狼山不遠，因登焉；今三月上巳，又登焉。憶卅角隨先大夫登山觀燒，四十餘年矣。

「樛机閒評」記魏忠賢始末，卷內有云：先把脚根立定了，生死不顧，才可。若有一點疑惑，終成畫餅。才到任，席還未暖，債主就來索逋，原是想來尋錢復本的。又經欠戶逼迫，如何熬得住，只得見一個上司去了，便去護印；有差出，便去鑽謀，不管批行，便去需索，如餓蠅見血。可謂形容盡致。

或云：前輩崔侗幼時，有出對語云：七鵬浮河，數數三雙一隻。侗對云：尺蛇出洞，量量九寸十分。霽吟仲弟每善屬對，京中葉子戲名尾子胡，有友人議輸贏應減半，曰核減尾子胡。仲對云：酌增頭卯例。某嘗甚稀，云爲被摩落，戲云：龍鬚常受被頭磨，仲對云：龜殼時將床脚墊。某有足疾，閒看金瓶梅一書，仲戲云：行爲鐵拐李，坐看金瓶梅。聞者絕倒。

鄭氏女史，年老仍吟詩不輟，嘗出句云：對鏡焚香雲掩月。久無對者。余擬云：薰爐炙硯水生烟。

張孟民孝廉家藏張善人山照卷子，甲辰歸里時始見；蓋其曾祖考某公也。卷首題「善人孝子」四字，并請旌表部院公牘。公年高無嗣，夫人爲置妾。其本夫託爲兄弟出名

，臨別而泣。公問之，得其實，退還，不索價。又挈其夫代爲營生，令完聚成家。次年，夫人變生二子。其一卽孟民祖也。至今書香不絕，此善行之尤著者。卷內韓莢、繆彤諸名公及近科修撰鈕福保輩，皆有題咏。余題其卷末云：鑿鑿哉翁品格清，一團善氣興大迎；至今薰沐披圖讀，猶覺春風杖履生。不知百行孝爲先，蓋世功名亦罔然；請看琳琅題滿幅，狀元多藉布衣傳。

閩中得黃忠烈公斷碑硯圖拓本，銘其後曰：磨而堅，破而完，身雖殘，心自丹。石有泐，人不刊；烈士骨，忠臣肝（序入文錄）。

四氏以興、毓、傳、繼、廣、昭、憲、慶、繁、祥十字以次命名。予姪輩毓字派，姪孫輩泉字派。今祭掃日，携新修宗譜，鳩族人問明婚娶及添生子女，按名記之，則子孫重修易矣。泉字均改傳，傳下用繼字，以次遞名，亦所以崇效法也。

謹諷乙巳十一月十五日安奉慈柩於東郊先塋。自初七至初十日皆雨，十一日家祭，微晴。十二日雨，十三日雨。十四日設奠。正日交子刻大風。卯辰之間，一輪紅旭升矣。弔者大慰。十五日辰初發引，日朗風靜，地結冰，送葬者塞途，而無泥濘之苦。十六日乃大雪。十八日申刻，厨屋後火起。時前後皆草廠未撤，幸屋後卽市河，推倒而撲滅之；非雨雪連旬、草廠浸濕，則不可救矣。若早三日，尙可問乎？是日前，陰雨不已，或亦鬼神之保佑也歟！當其時，日夜觀天，昏瞶不知所爲。十一日夜，夢以桶汲水無數

，仰見黑雲彌天，有一朵紅雲飛過。余問：此非晴雲乎？有人答曰：三日後云。至十四日晴，以爲應其兆也；後知應出葬三日有火災。紅雲，火象也；汲水，救火也。

通州風俗：葬禮出旌設奠外，曰點主、曰唐奠，糜費繁重。然稱家有無，量力之所能；不得，不可以爲悅。因酌古今禮節，祭儀用羊一、豕一、酒三爵、豆簋（今高供）二十有五、簋十（今大碗）。祭之日，屆時，孝子請賓更衣，請賓行禮，領贊者詣靈位揖，分班對揖。孝子就位，主祭就位，孝子跪，釋杖、獻香、獻帛、獻爵，三俯伏，讀告文；舉哀；哀止，行四拜禮，出銘旌。孝子隨行，至銘旌亭前，四拜，復位。司爵者捧爵，司帛者捧帛，司祝者捧祝，各詣燎所。孝子隨行，灌酒復位，禮畢。

出葬儀從，徒飾觀美耳。然文武官員以及遠近戚友，皆於此乎觀禮。照常例所用外，加銜牌三十七對，冠帔亭恭設山左子弟昔年祝壽之百秀衣一襲，金繡姓名，爲團花式。鄉黨祭亭、京師公祭亭、齊魯公祭亭、閩蜀公祭亭、山東萬民傘十三柄、福建一柄，親友固請出之，以爲此亦顯親之道。又兗州府屬德政牌數對，并陳設之。

巖叟公墓前誥封碑四，有二碑應在見行公墓，想因見行公明人，未仕於國朝故也。坊陰石刻少微龍，南極向；見行公墓陰亦有太微龍等字。墓後皆有影山，上立石，刻「壽山」二字。今據形家言：凡墓皆不應用影山云。誥封碑尾附列初任福建延平府推官、二任廣西柳州府推官、三任今職。時爲陝西西安府同州郃陽縣知縣，順治十四年三月初

十日。初任福建延平府推官、二任陝西郃陽縣知縣、三任鞏昌府徽州知州、四任長蘆運鹽司運同、五任今職正定府知府，康熙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。

地師沈某，相東郊先塋云：塋前地加高則財旺；塋東南溝水挑通，自東南而至西南、繞過墳前、至西北、又東北繞至塋後正中爲止，水有歸宿，則丁旺。塋後走路碍丁，宜去之。十九年後，交上元，子孫便接氣大發。余謂：風脉之說，天事居其半。先大夫易簣時，何嘗計及卜地。及得地，亦求其無妨害耳。彼時塋前皆異姓地，西皆廬舍，嗟峨對峙，不數年皆售變矣。因以重價購塋前地畝。堪輿家言：前有案矣。又數年，前地房屋折毀一空，皆遷徙去。乙巳歸里省墓，因并購其空基地。旁有小墓，有願得錢而移者，從之。自是一望開濶矣；風水無憑，大局固人所共見也。成事在天，謀事在人，聽天而已。各塋添補樹株，柏爲上，梓楮次之，梧桐又次之。俗曰百子同居云。

龍王橋墓，遠祖塋也。久爲平地，賃與販草者，每年收其地租，爲輪祭之費。甚且設溷廁於旁，約同族人免其租而逐之，另籌祭費，立樹以表之，勒石記其事。遠祖墓均立小石碑誌之，以免數典而忘也。通郡非紳宦殷實之家，不表墓，子孫不知祖宗者多矣；宜做北省以片石記某公某氏。

族兄鳳池，居觀音山，勤學，能詩。余見時，已長我二十餘年。及出仕，未通音問。今回里，知其作古。於家中敗篋，檢出詩稿一冊，紫雪齋談餘筆記各種，不知出自何

人之手？問季弟，則曰：十餘年前鳳池託寄正者，久而忘之。適祭掃至觀音山，携之舟中繙閱，藉以訪其後人還之而不果。余偶感風寒，匆匆登岸，又失其半；次日族衆仍坐前舟，僕人拾獲送還。心血所存，其有憑焉者乎！

童時侍先考祭先伯景阜公及叔漢卿公墓於東門外學田內，先考取小磚置先伯墓上，蓋旁有老嫗能識之。今嫗已久亡，墓草平原，不可復識，於附近立石主祀之。

祭墓須兼用錫器，今所用火鍋、火碗，庶道遠或隔宿臨時燃火，腥羶之氣可達也。

家中藏書雖隨時晒晾；而紙布爲函，易生蟬魚，大半殘蝕；亟易以銀杏木夾板，而以閩漳樟木參用之，薰香滿室。今姪孫輩編次書檢，度閣陳之，籠以碧紗，分左經、右史；諸書及詩文，亦以類分列。舊函盡去之，脫然無害，爲之一快。時課徒以「舉直錯諸枉」命題，因云：國家求輔得梁棟才，而羣蠹無容身之地也如是。夫書板借貯於珠媚園，園爲太高祖巖叟公舊業，有所著同善錄板仍歸園中，將二百年矣。齊魯課士錄若干部，分給族黨子弟。泰山石堂僧，通州人，國初隱其名姓而不出山者。細繹詩語，知其姓焉，以遺集分與三十里馬（映台）、城內馬（樞輝）等，以待考證。山左帶回書籍，有丁瑤泉司馬所註下戴禮、逸周書；新補弟子員第一李廷獻寶，堂表叔之子，能讀古書者，因以贈之。又，泰山趙仁圃相國制義綱目、制義文統類編，在任時補刻全者。馮雲卿仲弟，內姪也。其塾師袁炳舒，能法先正者，因以贈之。餘存訓俗遺規節要、朱子家

訓衍義（遞封章進呈尙書論之（？）），朱憲仙所撰，任高唐時過訪，索其稿，代爲梓行）等書，分富家子弟；孝弟圖、文昌孝經等書，散與各家塾。諸物可與人共，惟書籍不可輕贈人；非其人則棄書矣。惟勸善及方藥之書，不必擇人，以廣其傳。蜀中所得慈幼新書；新書大旨，小兒痘疹慢驚，皆用溫補。武進莊在田所著，卽山東之福幼編，屢試皆驗。蜀中本乃前汀龍漳道海某所刊，同社孫奉璋（士義）翻刻板刊行，眞嬰兒之福也。其子病肝風甚危，旋瘥，且補諸生，其刊書之報歟！

李但山先生，曾祖母之叔父也。父吾溪公，但山公表兄；李廷瑾、廷獻其後裔也。廷獻補弟子員，題爲「畜君何尤」；文中用四字句叶韻，古色可觀，宜其冠童子軍。偶邀余飲，座中有表兄毛文麟，皆先人姻婭也。廷瑾出少山表兄（琪）所輯李氏詩乘二卷，屬爲之序（入文錄）。又寫意行看子一幅，繪荔支、芭蕉數株。但山先生任汀漳道時所作，并命其子晴江先生記其年月。追憶吾溪公，言之惻然。展卷觀玩，宛然身在閩漳。今署中尙有荔支樹，大數十圍，或卽圖中物也。晴江先生任山東，祀名宦。廷瑾之父賣堂先生官蜀中，并與余宦蹟相同，亦佳話也。但山先生升福建廉訪，有句云：繡衣未着身先瘦，鐵案將成筆又停。歸家以燭跋一篇，貽子孫曰：在官每救一囚，剪燭跋存之。詩乘并錄陳勾山、袁簡齋諸先生序，誌簡齋先生釋官一篇，贈晴江先生告歸作。又題晴江先生畫梅詩一首，尤爲古今絕唱。李赤中先生名霞，晴江先生子。有題梅句呈簡齋先

生云：記得家君交海內，子才子外郎梅花。

李赤中先生軼事，幼聞於先大夫者追記之。先生隨父任，衣履不飾，污且破。侍父食，則寸葱嚙其半；父退，盈尺之魚，一口啖之。嘗行市上，忽欲登廁而無其所，污禪中，至女家。女適錢氏。女曰：何不解下衣？曰：無拭穢紙耳。女云：雖然，較勝於污衣禪也。先生大笑曰：惜爾非男，有此智慧，早登科矣。僧人製蜜食，晾於庭。方丈羅列見先生曰：公子盍一嘗乎！僧退，先生如蠶食葉，頃刻而盡。學使愛其才，以詩稿示之。先生曰：學古人而得其皮貌者。以是擬撥萃科未果。考試，以麵餅彙彙用綫旁繫於項如念珠然，呼名未到而食已罄。同人赴省試，以鹽海蜃頭置船板下，取食則亡；先生臥時嚙之矣。年節祀神雞肉，夫人藏之不煮熟。先生一日微患瘡疾，夫人笑曰：熟之，可緩緩加餐也。置房惟前，頃之不見；再問之，先生於衾褥中以足踢出雞骨一具。聞者捧腹。幼時，父命焚香，凡往返者數次，視之，則先生香插爐中，一一以火燃之。蓋詩書而外，皆茫然也。豈非今之古人乎！先輩言行可傳，恐其久而湮也，故誌之。

揚述臣述雉水人凌霄咏鼠嫁女詩，句云：迨吉亦同人有禮，于歸誰謂女無家？可謂天造地設。

乙巳九、十月間，偶患瘡，有傳以截瘡方者。李身卿即廷獻，用黃紙朱筆書：「子高觸膿血模糊，手提擲還崔大夫」二句，貼於枕旁即止。二句，杜工部贈花卿歌。

幼孩未生時，畜雄雞一隻，以竹欄圍之，鋪以板，籠於其中，但飼以蕎麥，不與水飲。留其糞，俟孩子落地，以糞塗其口，自無牙疳、臍風等症（周左池先生云）。

脂水瘡生頭頸間，以銅綠烟膏（藥店有賣者）等分加麻油調搽立愈。有患者，經年百方不效；偶得此方，用錢三文而瘡（吳品儀云）。

閩中泉州府客民曾程貴，以輪船及矛鎗式呈獻。因令製鎗十杆，放槍後按其機，則長矛復出，留於漳營，携其二由海艘寄回。丙午二月，送存狼山鎮署。戊申，復至閩省，其人復來謁呈小水龍式，救火良便。

包石圃先生，名壯行，崇正年進士，有手書范真隱（諱異羽）壽序卷子；後裔范靜齋茂才因代編其尊人定初先生詩集，以包書序文卷子酬贈。謹跋而藏之。

許印林同年（瀚），由清江專人寄輓詞一長幅，前篆書「百世母師」，後附四言詩十二章八句，纏綿悽愴，古茂可誦。外以新獲漢刻五種見惠，一爲伏生授經圖，一爲石闕殘刻文漢畫鳳凰等類，皆得自沂水、費縣諸邑者。

自官山左，得宋板、明板書甚多，應裝池別爲目錄存之。東昌郡得前驛使王正定先生檢藏書數種，如集古象贊、吉金所見錄等書。又歷城周書倉先生（永年）家藏書並鈔本，如補漢兵志、漢官爵等書，皆人所未見也。其已刊各書，有斯未信齋書目可考。

通郡海濱沙民，父母死則暫殮而終焚之，拾其骨入瓦缶。初以坍塌靡常，將負之而

遷徙也；久則習以爲常例。白地方官禁之，則比比皆然，恐啓索擾之漸。社友孫月溪作「禁燒骸說」，予爲節改而刊布之，或有轉移亦未可知也。

皂昆鵬總戎贈周公藥酒方：北箭芪二兩、蜜炙秦當歸一兩三錢、上肉桂六錢、白茯苓二兩、上黨參一兩、揀麥冬一兩、雲茯苓一兩、焦白朮一兩、大熟地一兩二錢、遠志八錢、淨棗皮一兩、撫川芎一兩、上龜膠一兩二錢、川羌活八錢、北防風一兩、甘枸杞一兩二錢、真廣皮一兩、大生地一兩二錢，共十八味，泡燒酒二十斤，加大紅棗二斤、冰糖二斤，煮一炷香時。服十日，耳聰目明；十日，髮白變黑；百日，還童。相傳爲延壽續嗣之至寶云。

陳月卿（溶）孝廉，刊眼科良方一卷，入斯末信齋全書。首篇戴圖註云：白珠屬肺，黑珠屬肝，瞳人屬腎，大小角屬心，上胞屬脾，下胞屬胃；有患可按經絡治之。未載洗眼方云：右通政袁密山（景），廣西平樂人；云：宋元豐年間，有太守年七十，雙眼不明，遇仙人傳此方，目力如童子。每歲立冬日，采桑葉一百二十斤，懸風處令自乾。每月用十斤、水一碗，於砂罐內煎至八分，去渣，溫洗二、三日，齋戒忌葷酒：正（初五）、二（初一）、三（初五）、四（初八）、五（初六）、六（初七）、七（初七）、八（初八）、九（三十，月小廿九）、十（初十）、十一（初十）、十二（初一）。

姪孫廉泉，偶錄我家自順治十一、二年嵩三公、方岳公入庠題目名次至道光三十年

廉泉止，凡七世共三十五人。前記巖叟公逸事云：致仕歸，每廢產，不記買主姓名；曰：恐留於後子孫找價受辱。其慮深且遠哉（見馮夢桂賴有編）！又咏臨生兒詩云：生愁沉下土，得竅卽先天。兒父王華，陝西三原人（見宛平查爲仁蓮波詩話）。秀渚公萃景樓詩警句云：雲端橫鳥路，天際下魚舟（見五山志）。又記見行公甲申九月十二日六十生辰、十月初一日忌辰；白太夫人八月二十七日忌。巖叟公生於明萬曆辛亥十一月二十五日寅時，卒於康熙癸亥二十二年九月初八日卯時；妣白太夫人生於萬曆壬子正月，康熙辛未八十生辰，卒於康熙四十一年六月初五日亥時。又載四漢弟陳魁文采菊詩十章，章四句，爲見行公壽；張映星爲白太夫人壽詩序一篇、詩一章，稱姻家眷弟，上教稱老親母，當與巖叟公同行至戚也。幼時見掌印巷老宅繡中兄室內屏障多國初名人介壽詩，皆綾帛所書，惜未及時藏之也。廉泉又出陝西徽州志、恒山志記巖叟公政績等書，隨與復刊墓誌銘及硃卷等書，并珍藏之。後醴泉隨任渡臺，篋中檢出巖叟公金紙便面十餘幅，裝爲冊一、屏四。嗚乎！余服官二十餘年，已半百而始一見之，遺澤之不至久而就湮者幾希。可危也！可幸也（癸丑之亂，四屏遺失）！

丙午六月十三日寅、卯之間，地震將近三刻，房舍搖撼，人在牀第，簸蹂如行波浪中。是時，有火毬大如斗，或云有形如赤蛇二，盤旋空際，想星隕也。次日戌、亥間，又微震。十二日晡，西北紅光竟天，長虹橫亘；連日風雨不測，猝病死者甚多。生產亦

時有怪異：吳姓生子，頭面如犬；顧姓生子，頭面有胞絡，不見五官，皆戾氣也。又傳聞有小兒忽變成介屬者，手足皆如龜爪。即無其事，民之訛言，伊可危也。市間買食物中毒者多，或棄食物於地，誘小兒食之而夭；傳言外來奸徒俟其瘞埋後，劈取其腦爲邪術母藥云。十九日辰刻，或云又微震，然未覺也。

州後馮姓，供有「有仙壇」，因疾求乩方者不絕，輒著靈異。尤奇者，有時壇間空中墜藥丸一、二粒，病者服之即瘥。或疑其僞，然訪究之，實不知所自來，且主人並非以術炫者。

范完初先生名崇簡，別號懶牛，能詩、工書、善畫，老且貧，鬱鬱以沒。子持信，以遺詩二卷，又懷舊瑣言一卷請序而次之。范氏爲吾通望族，先達異羽公（諱鳳翼）、十山公（諱國祿）諸公，皆卓然作家。瑣言有可備掌故者，謹錄存於後。通州之名，始於宋。先是，舉士至辟雍皆不利。大觀中，朱侍郎彥爲守，始移壯武營射埭，不使壓州學。當年所解三名，皆選上舍，金榜登科，御筆添解額十名。當時號通州爲利市州。事出談苑，通人罕有知者。壯武營舊在儒學前，後移南門外，即今小營也。東郭黃泥口橋北，有金氏山莊。國初，爲凌氏本道別業。金莊之河南爲程氏萬綠山莊，程售於錢，錢產入官，今西園房屋即移於彼者。通之工書法者，前朝顧大司馬、崔少宗伯、張副使、湯文學及太高祖光祿公。張東海名成，與夏相桂洲聯襟，而不肯附和，亦海門之傑出者。

；友人家藏木板刻東海墨跡尙存。國初草書推魏抱葵（武進士，號耳聾散人），其用筆頗近張果亭。兄揖芹文學，工小楷，與顧道含孫源相上下。先高祖十山公及白耕雲、周維邦諸公，皆有可傳，而不名一格。曹竹人、李紅橋爲城南二詩老。謝石農名谷，居南郭草堂，善畫。國初袁璜、王永光、吳攸、張經、陳鶴、蔣紆、蔣芳、黃卷、李堂諸君，皆有畫名；後有范士楨、范箴、李山、李方膺、張敏、錢翹諸君。鍾秀山舊有山茨額，光祿公手書，後列於北堂。又養幽軒，文湛持相國分書。前明曹大同著有藝林華燭數百卷，未刻，後歸其族人星谷，每年必曝一次。又遺失二卷。星谷死，書歸其婿李桂亭貢生，序爲陳梧岡侍郎製。顧冲菴撫遼奏議四卷，時值禁書律嚴，其後人與潛確類書并燬之。友人於市檢得手錄桂林行記，爲梧岡先生所著。邵潛夫著有州乘資記，州中一甲子之書皆備。潛夫先生皇明印史，專講漢法。通之有城，自後周顯德五年始。初爲白水蕩，後改狼山寨，復名靜海軍。北城眞武殿內，鋪地有大青石一方，中空，藏小泥人，騎馬持鎗，向西而立，形家鎮壓之術。天甯寺塔成於唐咸通中，舊名光孝塔。城內珠媚園，爲前明顧大司馬別業。其子孫螺舟、圭峯不能守，轉售於傅巖刺史；徐又易於李臬司之子，李復易於徽人孫姓，後歸王君滌非。西郭有冠芳園，先爲王氏，後歸馬衡叔，數易於徐井谷。園保西垣所築（？），在北郭寒社河西。皆圯。

范靜齋（卽持信）又贈家藏遺書各種。濂夫詩集選一冊、昭代詩儼（異羽先生詩）

、濂夫（遇）心印一冊，皆印文，字數不同，文氣自貫。又泉志鈔本一冊（古錢式）、顧子餘（鶴慶）遊天台記。又范汝受先生梅聘草一卷、平山堂詩（吳蘭次序）、朱藻鏡振子硯史一卷、范廷佐琴譜一卷。皆可入斯未信齋叢書者，題檢而藏之。

長夏養疴，偶閱傳奇稗說，開卷有益，隨筆記之。武進李文喆見聞紀異：康熙年間，某狀元聞其座師李光地述內監語：上閱顏淵季路侍章。李公云：覆試當出，盍各賦！令某赴書閣第幾函、第幾行，汝自閱之；乃漢宮木梳之別名，黃楊木爲之。內廷復試，果出此題。上曰：狀元外無合解者，不愧名元。

國初王師南下，原任常州典史閻公（應元），北直通州人，主盟死守。臨終題城門曰：八十日帶髮效忠，表太祖十七朝人物；十萬人同心死義，留大明三百里江山。

丁未四月初間，東門外通明宮生草一株，其幹如檳榔，文深綠淺白；數日，高二尺許。其梢如筆頭，色黑，大可三、四寸，有苞下垂，大如掌，繞幹而生，別無枝葉。趨而視者，幾千百人。或云：似筆，主兆科名。或云：似鎗刃，非瑞草也。後門人家涵初齋前亦見一株，醫者謂天南星云。

人生只一個晦字，保全多少。牡丹白色者偶開，屬季弟於箱籠中翻磁瓶三隻，摘花供養。方置案頭，爲移畫軸，撞倒跌破。又閩中得水晶印泥盒，徑方三寸，刻鏤極精緻，存之久矣。偶去其盒，置几硯間，僕失手而碎。設晦匿，豈有此事？是可以悟矣。蓄

存印章頗多，裝池周整，取出羅列几前，兩漏霉損，亦不晦之過也。

孫天士先生（閔達）曾任山西太原府，祀名宦鄉賢。數傳至蘭檢太史（銘恩），爲山西主試。往祀先生祠。天之報施，至明三代甲科，爲通州第一門第。偶檢藏書，得六世祖見行公刊註孝經，其序文爲天士先生著。內稱令孫方岳家坦勉聞，未知卽高祖名否？公夫人氏孫，因送與鼎菴（廷元）抄存之。又巖叟公同善錄，有育嬰堂條款，亦天士先生同諸鄉先生編。徐氏累世無難產者，人以爲創設育嬰堂之報。贈同善錄全部與鼎菴，其子弟科名未艾，可藉以傳之不朽。又贈以魯兩先生集、忠義集、黃子年譜、山左明詩選、大學因知錄、松門書義、斯未信齋文錄、篝燈課讀圖記。

龔蘭生刺史，在任一年餘，寬猛得宜。去之日，士民惜之，贈以闕里文獻考一部、太山開元碑全幀、保窰志、課士錄、李夢瓊山水一軸、乾隆乙亥作紅亭詞稿一函。蘭生云：居官不可爲子孫計，究須留些許爲讀書之地。無恒產則無恒心也，其論未可非也。取新苕帚懸屋角，如乾霍亂，卽折一、二枝煎湯飲之立愈。又豆豉煎湯，加鹽少許，治淋症如神。小兒氣噎打呃，用黃泥以布囊盛之，置枕旁卽愈。阿魏少許，用膏藥貼肚臍截瘻（孫莘甫、孫玉章兩先生云）。

八月初十日萬壽聖節，具啓請周魯瞻社伯、孫玉章會伯（先考同社、同會者止存此二人）、孫莘甫、丁秀峰姻伯、周讓甫世叔諸公，皆七、八十以上。啓云：是日普天同

慶，敬侍諸父執酌春酒之觥。陰雨兼旬，是日晴霽。夜間雲淨月明，觴豆言歡，携兒毓
閩跪拜於前。粉榆之樂、桑梓之恭，此境正不可多得。

丙午八月，季弟赴金陵鄉試。是月二十日，於市中得古琴一，歸而視之，乃知爲黃
忠烈公所銘。銘曰：閩海巖栖，山水清音；風雲近山嶽之響，寒暑通陰陽之炁。黃某
「闕下完人」四字印章。曩在山左濟州得公手書大幅，復於閩中得讀公年譜，並獲斷硯
拓本，今弟適購得此琴。弟素嗜琴，余慕公久矣；物聚於所好，理固然也。

蝸蟲蛟傷，以二中指劃地作井字，念咒云：八位士動，母馬四張。每寫一畫字，讀
兩字。寫畢，於井字中撮土敷患處卽愈。

鄉先生有咏白牡丹詩云：素位未曾離富貴，布衣也自出公卿。有起句云：臺閣無塵
玉座清，素衣端拱出承明。

霽吟弟述有咏風竹句云：此君似解文章好，个个虛心亂點頭。真雋句也。余見雲栖
山苦竹，僧人語以筍苦，故無剪伐者。有句：只爲生來滋味苦，成全个个上青霄。時人
多傳誦之。咏竹比他草木易於寄託，正以个个二字現成耳。

丁未夏，添購叢書若干種，又舊板釋史全部。此書先大夫所藏，而今亡已。或曰：
今藏書甚富，二十四史而外，各史部亦幾備矣，何居乎少此一種乎？曰：先人所得者，
不可自我失之也。

偶檢書，得揚忠愍公自著年譜、家訓，卷首繪有公像。時妾方抱海兒嬉戲於前，奉其像令跪拜，而茶盃觸手墜地而碎，一念近於玩褻，卽有傲懼，謹拜而藏之。

余家世業儒，尤精醫，謹據舊譜系目錄記存之：樵雲公儒醫肆業良規，良亭公養生雜纂，秉彝公起枕神機，仲智公經驗一掌金，又百一選方，仲恭公活人秘要，世美公診視秘授，又得手應心，聲善公指上春生，又急救奇方，又一得集驗，逸庵公傷寒備覽，慎齋公脈理指南，又臨產寶鑑。諸書皆散佚，子孫傳其術者，惟族姪攀桂。余家老幼在任有病，皆姪治之；而今亡矣。又行窗公五經主意，見行公易旨元珠、孝經正解，雙溪公表判策論、四書講章，巖叟公同善錄（此書在山東補刊行世）、孝經正解（尙存印本）、虹玉樓家稿，皆於殘編敝篋中蒐輯幸存者。先子一身四祀，俗例年節懸遺像，每滿於堂室。丙午冬，有閩人連小初者，爲繪合食圖，自見行公起。余家供奉，自六世祖巖叟公起；見行公則七世祖也。繪園亭題曰虹玉樓、曰珠媚園。又繪藏書屋，而以所傳書目錄於上。嗚呼！堂構之謀、繼述之計，徒作紙上空談，可惡也已！先子手註四子書，以閩漳所得樟木爲函謹藏之。夷氛之警，五妹抱而適野，幸未遺失。松門書義板，寄存珠媚園，丁未七月中取回藏之。

讀禮閒居，未可吟弄筆墨；有固求題咏者，集經應之。某捐加府銜，徵詩爲賀，集句贈之曰：鳧鷖在渚，鴛鴦在梁。百祿是荷，萬民所望。大夫君子，自天降康（一）。

聿修厥德，則篤其慶。如金如錫，如圭如璋。王事靡盬，不可怠遑（二）。自天子所，載錫之光。不懈于位，長發其祥。四方來賀，濟濟跄跄（三）。我徂東山，式邁其行。至於南海，淮水泱泱。薄言旋歸，道阻且長。既見君子，德音不忘（四）。羔裘豹裘，敝衣繡裳。鴻飛遵渚，織文鳥章。良馬五之，有驥有黃。受天之祜，俾爾熾而昌（五）。題蘭友金人圖：君子無易由言，兢兢業業；有倫有脊，如金如錫。我思古人，服之無斁（一）。古訓是式，出言有章。剛亦不吐，金玉其相。慎爾出話，何用不臧（二）？出自口矣，匪言勿言。言不可逝矣，耳屬於垣。匪舌是出，永失弗諼（三）。彼何人斯？日監在茲。不愆于儀，維德之基。先民有作，敬而聽之（四）。彼何人斯？示我周行，遠猶辰告。先民有言，君子是則、是倣（五）。先儒言聖賢誠身工夫，自不妄言始。出而問世，入而正家，其必凜凜於三緘之訓乎！蘭友先生敬繪此圖之意，深且遠也。粹理名言，諸君子所作盡之矣。謹集詩五章，章六句；不學詩，無以言，亦「三復白圭」之意云爾。

丁未六月十四日，太夫人棄養，已逾二十七月。謹檢遺存冠帔等物，分給姊妹、妻孥及兩弟婦。篋中存有紗衣一件，謹題識存之云：此先恭人嘉慶庚申年六月十三日生宗勉時所着估衣也。道光丁未六月，距乙巳二月十五日棄養之期，已兩周零三月。同大姊、五妹、宗勉、宗祥敬謹檢點遺物，篋中尚存此衣。猶憶在山左各署，當暑必服之。迎

養二十餘載，每請添衣，則却之。卽此一襲，已四十五年。嘗以示子女曰：爾父因我彌月育子，不着苧葛，故授以此。言猶在耳，謹珍藏以示後之子孫。嗚呼！杯棬口澤不能飲，況一生血汗所存？敬置之篝燈課讀圖匣中，子孫寶之哉！圖有二，一爲縮本，携至閩中；聞訃以設靈几，奔喪背負而歸。丁未九月十九日，付六弟弟婦謹存之。

先人手澤遺書，封貯一篋，爲題識云：什襲珍藏，以時晒晾；防閑守護，刻刻留心。萬一有他變，掘地掩之，或置之壁間；他往，則挾而行。

錢晴峰（梅林）姻伯，髦而貧，好學不倦，舌耕餬口，泊如也。手輯嗜味齋秘書二十一種，共二十一卷，計三十本。萃集經史、古今詩文各種秘書，并及各省土物；雖類祭糾紛，而笙簧錦繡，耳目一新。其尤有裨經學者，毛詩辨字審音、周公奇字等編。先大夫河道辨、鄉黨典故考兩卷，並錄入。丁未夏，偶游友人張茂南（雪松）齋中，其叔清輝先生與先大夫并晴峰先生昆弟訂文字交最久；余幼時作詩賦呈正，蒙清輝先生獎賜以大格卷紙抄賦讀本，尙存篋中。父執釣游之地，徘徊不能去。茂南言：晴峰先生以秘書抄本向富家某質錢四、五千，某令婢女抱而擲之門外。茂南爲之不平，質而歸。余聞其有先人手澤，索觀之，摩挲不能釋手；且與茂南咨嗟者久之。夫祖父手錄，片紙隻字，子孫皆當奉爲球圖。式微而後，每闢投於昧昧者，賤如土芥，甚至計斤石估價，可爲痛哭。今晴峰先生以數十年雞窠心血，貧苦無計，至及身鬻於市販，尤可歎也。乃父雲

門先生，爲吾鄉著作家；著錄各種，尙塵封不知何所。其姪理堂茂才，爲余妹倩。孫承曾，爲名諸生。嘗問業於余，才學卓犖，天必有以報之。余爲備價，言於理堂妹倩，向茂南贖回原書，屬承曾珍藏之。

偶檢舊篋，得道光辛巳年赴山東時留於仲、季兩弟書賬本及場前功課記，上書二語云：省事用功，省錢積德。元旦日書。又嘗自銘座右云：以身治事，以心用功。

古穩步記：嘉慶壬申年補諸生，先大夫爲議姻於呂四場劉仙培岳丈家，會同往祝壽。逾年，岳父母相繼歿，花團錦簇世界，一瞬而土崩瓦解矣。先岳母在時，會屬老嫗以先岳所遺生前佩帶之玉穩步一件貽余爲記念。大如酒盃，其形似鑄鍾，徑圍二寸，厚三分，上有方圓二小鈕，而貫以索。溫潤而栗，絲絲血紋隱現，俗所謂牛毛紋也。歸奉先大夫以示友人某。某曰：此希世之珍。及恭人于歸，仍付藏之。越辛巳，余筮仙山左，補武城，恭人携子女來官舍。及壬午閏三月，不戒於火，衣裳器皿皆爲燼。次日，偶往視之，有內役謝昆山者，以指撥灰，而穩步出。遺其一鈕，其一已成炭，穩步尙未全泐也。拂拭出之，尙有光澤，而血紋皆成墨線矣。時時佩之，以志修省。後調任泰安，又遺失去，老嫗於階前水溝側拾獲還之。因珍藏篋中，仍付恭人，典守惟謹。二十餘年，由東而蜀、而閩。及乙巳奔喪歸二年餘，至丁未夏，始沐浴佩玉。恭人仍出授余爲佩，摩挲玩弄，感慨係之。此物不知歷幾劫矣！火災俱焚，亦一劫也。設非有昆山其人，安

得此片玉哉！

藍琉璃釵記：道光庚寅八月，以卓薦入都，僑寓仲弟宅中。偶於壇廟前見有藍琉璃如燈芯數寸，蓋癡廟編纂以蔽塵，易舊更新，遺於地者。敬謹拾而藏諸袖，歸以授仲弟，鑲以金龍頭，並以金裹其末，寄呈太恭人爲壽。太恭人非慶典不輕戴也。丁未夏，敬檢遺物付恭人謹藏之，而記其由。

丁未二月二十六日，爲兒女種痘。醫師錢某，四十里人，種痘已三世；無他技，但謹慎耳。海兒、珊女、娟女均下苗，元女、榮女身弱故緩之。循俗請天后、疹痘神、先醫并華真人紙馬設於中庭，閉其外門，內外人等不得履其地，齋戒吉蠲，早晚焚香三次，誓不令服藥。必不得已，卜於神，皆曰「可服」，服之，果效。海兒煩躁，以刊華真人仙方籤禱而求之，得六十一籤，紅花一錢、貝母一錢。時并爲堂兄之子女種之。女危急，代求之，得十三籤，亦紅花一錢、貝母三錢。原刊仙方得自蜀中，與通州皆同。惟三籤州中紅梅丹與蜀本異。種痘以養血爲主，百籤惟此二籤相同，但貝母多二錢。誠則靈，信不誣也。五妹偶病咯血，時兒女已回醫，余亦不茹蔬齋戒矣。方自外歸，爲妹求仙方，得五十八籤云：爾恍恍惚惚，明日來求。爲之悚然。再拜，復求得八十五籤，桃仁三個、半夏八分，薑製，一服而瘥。珊女痘自下部起，頗可危。後見紅袍戴金花者旋繞床側，痘卽起發。神之格思，不可不信其有也。小兒種痘，總宜未斷乳初學言時爲

便，有乳則不必服他物，能言則疴癘易達也。三堂兄之子居鄉，令來城並種，因連年子女多痘殤也。四堂兄之子十一歲，必欲齊種；醫師云：藜藿之子，百無一失。種苗而去。越數日，女仍力於田間，卒染急症而夭；子同屋而無恙。小女接出亦無恙。此數不可逃。自然爲父母者，慎之又慎，一以精誠相感，終有順無逆，然則天未有不殺者培之，人傾而覆之耳。

入深山，持明鏡，則妖魅不近。念「饑方」二字辟蚊；念「饑康」二字辟虎，念「林兵」二字辟百邪。渡江河，朱書「禹」字佩之吉；寫「土」字於手心下船，無怖。士當作土（身世準繩集說）。

丁戊隨筆

丁未九月二十日子時，登舟北上，挈桑、顧二姬、子海兒、女元娜、榮娜，偕姪孫醴泉、門人王師儉同行。前數日，鄉人釀飲於千佛寺祖餞。連日席間王菽原方伯贈言云：辦事不可好勝，居官不可好名；審度時勢，自留退步。旨哉言乎！筆之勿忘。

二十八日五更，時舟泊高郵州劉壩地方，奉上諭，補授臺灣道。三十日抵清江。初一日僑寓姻戚孫軒臣家。其子伯醇，余婿也。初三日渡黃，住王營。接仲弟信，可回蘇候憑。初五日折回軒臣家閒居，檢點篋中舊稿，鈔副本寄藏於家，亦忙中閒趣也。

山右舊友楊石卿，贈皇朝輿地韻編一本、補三國疆域志二本、甘泉薛子韻闡游草一本、輿地圖略一本、郝氏褒忠錄二本、左傳舊疏考證二本、揚州水道記二本、梁節愍公（于涑）遺集一本、舊作讀蜀碧論與驛站州縣書，并屬校刊。

石卿出明儒抄宗豐稷魯詩世學三函、春秋集傳詳說二函、朱拙存（桓）歷代名臣言行錄四函，售而藏之。魯詩春秋卷首云：男道生校。海兒亦名道生，則此書應歸余家也；什襲寄叔愉弟藏之。名臣言行錄置行篋中。又購兵書四種。又諸葛忠武書二卷，抄本極精。

河尹潘巽庵（汝濟），山左濟州舊好也。遇於河上，贈海兒星巖端硯一方、鈞磁水

盂一件。給女婿孫伯醇，巽庵偕行（？）。

石卿以江都梁節愍公遺集一卷屬題，詞云：甘付清流問水濱，餘生又作獄中人。降旗影裏多青紫，撐住水天一小臣。稗史傳奇佐塵談，庸庸誤國亦羞慚。請看奴僕知忠義，千古芳名共一龕。

清江得紀效達辭城守籌略、練兵實紀、火龍經各書，取家藏攻戰秘書七書、閩中所得戎馬風濤集參觀之，皆互相發明。

與化任大椿著小學鈞沉二本，王念孫校板已無存，當屬許印林校正復刊行世。印林同年，時游河師幕中。

軒臣愛畜鳥，清晨嚶鳴不絕。賦一絕句云：樊籠長獨住，飲啄向人求；祇爲負文采，飛鳴不自由。又與伯醇帶鷹犬同出獵，口占云：鷹犬出郊原，堪憐狡兔奔；別無夙仇怨，爲報主人恩。又鬪鷓鴣有句云：祇因爭食粟，雖勇亦何爲？

清江訪聞有安東人薛舉、錢培，技勇極精；清江人劉四海，極善搏擊。又河南祥符人臧虎頭、廬江人江龍門（開）、宿遷人臧木庵（紆青），皆一時奇才異能，惜俱老於田間也（江後官陝西富平令；臧官至觀察，督兵桐城，殉難）。

出門九日，卽奉恩命，簡任臺灣。今春登狼山，卜籤云：深山多養道，中正帝皇宣；鳳翥鸞翔出，高升過九天。適符九日之兆。時山東院司以下皆被議，或有勸其仍進京

者，冀山東路近，易以挈眷，且免風濤之苦耳。向來道府未至京，即奉旨得缺者，皆於本籍及出仕地方領憑，是以即由清江折回蘇州；但服闋中途奉旨，則創見也。仲弟先有信，屬回蘇候憑，後亦屬其仍行北上。余思萬事順其自然，未可以機心應之，且無以報知己。劉玉坡制軍密摺奏請：有「臣自揣不及」之語。嘗有句云：官境終無知足日，人生總有別離時。八月間和顧殿言同社贈別詩有句云：但期海面澄清日，願近天顏咫尺邊。此詩識也。

十一月十七日渡江，入丹徒閘河，水淺，泊於回空糧船之中，停滯十餘日。清江得兵書數種，終日讀之。舟中句云：牙纛千軍擁舳艫，寒江雪夜讀兵書。

出丹徒閘河，有地名「狗廟」，祀義犬也。可以人而不如狗乎？

秘書七種云：江海遇大風，焚戍皮則止。戍皮，狗皮也。又乙酉、丁酉日，燒三歲雄雞羽灰，揚之止風。

苦咽喉下墜，面北，男以衣、女以裙下邊舉向項間刮之，即愈。魚骨鯁不下，倒其箸於桌上敲之，骨自下。

劉燕亭方伯贈新輯三巴金石苑，搜採甚富，寄藏於家。

嚴問樵送沈飴原總憲太翁輓聯云：五世同堂，孫曾元科第傳家，已四列賢書、三遊泮水；百齡偕老，事葬祭哀榮盡禮，有七旬孝子、一代名臣。

渡海之前，以墜落之齒并爪甲封寄兩弟；致書云：昔人有以齒爲冢者，萬一不能生還，以此瘞於先塋之側可也。

戊申正月抵浦城。陸行至福州，十餘日可至；改行入灘河，下流雖速，亦未見必無阻滯也。然陸路供帳者煩且苦，是以仍買舟而行。舟以竹箬編爲篷席，箕踞其中，前後無障蔽，篙師將以竭目力也。夜以木板爲門，排而合之，門外懸燈旂。從等皆寢，姪孫醴泉適披衣起，門外火炎炎上，則燈旂皆焚，當撲滅之。何在非危境，幸而免，則不覺也。自里門坐三艙船至清江，又易太平船回至杭州，又易江山船至衢州。此灘河船凡三易矣，每船必燒燈一次。從者解之曰：此升擢之兆云。僕人王祿者，素病癩疥，蓄砒酒刮治之；又僕人袁升，估藥酒以去風疾，其瓶兩相似。匆匆登舟，行李錯亂。夜方食，袁偶思飲，誤取王酒；斟未半，姪孫坤圖至，并嘗之。時海兒在別船呼袁去，客有張姓者來，又啜之；水手見之，并分餘瀝，皆憐然也。少頃，王至，曰此非袁酒也。衆始悟其味之不相似也。相從而嘔，終夜有聲，幸皆無恙。向使舉杯之時，無適相值者分而飲之，則中毒必深；非海兒一呼，且三爵未已也。終食之間，四命之存亡係焉，其亦有默佑者乎！幼女患嘔吐，將逾月矣；似脾虛，不能投以涼劑。然大便久未通，又未可溫補。偶泊灘河南岸（地名），有觀音閣，問有仙方否？廟祝言語不通，妄應之。及求一籤，則問事、非藥方也。籤有蜂採蜜語，因以蜜服之而瘳。

臘月，由蘇到杭。新正月初七日，自杭州入衢州。沿途觀燈，蘭溪尤勝。二十日渡仙霞嶺。二十四日抵浦城。二月十三日到福州。三月十六日自福州起行。二十一日到泉州。二十八日到蚶江。四月初一日祭海，告文云：維某年四月甲辰朔，某敢昭告於天后聖母、風神、海神之前曰：恭奉詔命，風順水平；出口入口，無懼無驚。誓盡心力，報國安民。天地鬼神，鑒此丹忱。謹告。祭畢，回館。初二日挈二姬、二女，同海兒登歐進寶舟。舟可裝備四、五千石，中設天后龕，下爲懸牀，兩旁小艙各三間，土名曰馬列，前後可容數百人。桅三，其一高數十丈，圍數丈，席帆縱橫三、四十丈，柁旋將千斤，此爲正駕。又副駕二，幕丁分坐。同行者，隨員唐均、陳恩布、友人劉沂泉、潘巽庵、姪榮秋、姪孫醴泉、家人袁升、王洪、毛貴等二十餘人。初三、四兩日，天氣晴朗。初五日即得西北風，出口平安。將午，入洋，風益猛，而雨且集，漸形簸盪。至將夕，更甚。夜間，天昏地暗，片葉入旋風中，坐臥不能定，器皿門戶皆震動。眷屬并仆地，稍動則唾嘔不止。予初抱海兒於手，惟默禱天后，誦觀音咒；旋與兒皆睡。夜間，兒起坐，索燭、索茶，大哭不止。家人王祿，唾洩蛇行至前，送茶半甌。兒大呼其母，而顧姬臥於艙下，不能動，動則眩暈。但呼兒，不得近。燭旋滅，昏昏冥冥，風雷澎湃之中，微聞母子遙遙呼應而已。又聞砉然，如石破瓦飛。則懸床左右堆積木板簽蓋以千百計，每起一浪，即滾倒如演團牌陣。細審之，其置於艙面者，設有變，可挾以鳧水耳。復錄

錚有金鐵聲，船脣排列巨炮，防洋盜云。久之，天將明，但見白浪如山，舟從半天起落。初六日，日出，稍定。問舟人曰：尙有三更路（每更六、七十里）。頃刻，曰：卽到鹿港口。向來從蚶江對渡鹿港，有一定港口，不能移易；乃風帆迅利，不得泊，收之不及，已駛過二百餘里。近笨港，落帆，入內洋，下旋，北風極大，不敢行，終日在風浪中撞打而已。遠望副駕二船不約而同，入笨港矣。相距尙數十里，隱約帆檣可辨。四面仍水天混茫，不見一物。至初九日，依然天清日朗，舟中人漸能起坐飲食矣。停泊四日，自謂無恙；然猝起風暴，或撞碎、或漂出，皆未可定，彼時固懵然也。笨港縣丞管裕疇，山東舊僚友也。是日，破浪而來。嘉義縣令王廷幹亦至。各以小舟來迎。及初十日，乃促舟人挂帆入港，行二十餘里，仍以水淺不能行而止；彼意欲折回鹿港口也。於是，以小舟縋繫而下，挈海兒同登岸，姬女輩後至。是日水平如鏡。初十日住南港。十一日住嘉義。聞郡城兵變，事稍定。十四日，余先由嘉義至茅港尾。十五日申刻入府城，十八日到任。眷口於二十日嘉義起行，二十一日進署。行路凡七月，水陸平順，蹈危赴險，幸賴神佑。回首思之，猶深惴惴。後聞鹿港口沙磧不易收泊，風駛至笨港，土名下湖口，平直易入，且至郡近陸路二百餘里，三船不約而同，亦神力也。副駕船在後，見余舟大半側入浪中，船底高出，有綠色毬燈在帆檣上下隱現。沂泉見浪花中坐一小孩，身穿紅衣；有兩雀入舟中，一立檣上，一入舟翔視衆人而去。余抱海兒昏睡時，見有兩

兒同臥。皆神佛幻像也。謹記之。

斐亭隨筆（戊申）

乾隆戊申夏五（？）「鶴馴堂」額：昔趙清獻公以一琴、一鶴自隨，余心竊慕之而未逮。丙午秋，分守臺郡，卽適爽匪之亂，日事兵戈。至戊申春，始克淨掃狂氛，護理道篆。恰值歲試生童，校文之餘，琴鶴在前，愴然自遠；覺前日之張弓挾矢，不可同日語矣。爰題「鶴馴」名堂，聊誌閒靜之意，并以表景慕之私云爾。柳州楊廷理題。

四月二十三日，漁人獲大龜，背如浴盆，兩目突出炯炯然；無爪，而有四足如魚翅，尾亦如之。或云非龜類，當龍種也（按府志名鱉鼈）。購而放之於海，放乎中流，昂首回顧者三。

存一點真心，便成良吏；說三分實話，就是忠臣（熊介臣觀察云）。又云：比古之伯夷，則爲今之盜跖；比古之盜跖，尙不失爲今之伯夷。

取鹿茸法，俟其長成，將見杈枒之形，卽縛而鋸之。鋸落，宜倒懸其額，兩角須以膏藥加裹紅布緊札之，勿令流血。又須先以糯米和黃酒飼之，令醉倒而後可執之也。

呂駿亭協戎贈鹿肚石大小數枚。鹿食樹根草節，不能化，而成石，形如鳥卵；磨水飲之，化痰治隔噎。又鹿目香一枚。鹿眼中膏液凝積而成，色黑，大如指頭，能治眼疾云。又熊胆一枚。

戊申十一月初八日卯刻地震，房屋如懸旌，逾刻乃定。是日亥刻，又微震。北路彰化尤重，官舍、民房皆爲瓦礫場。間有裂地出水漿，土人嘗之，其味甘，尙無大害；如鹹，則海水上泛，其禍必更烈。附近之鹿港廳，稍緩一、二刻乃震；相距咫尺，而震有先後。聞是日早晨，各處糶米至鹿港者，有回至途中，有在途尙未到地，皆不在劫數者耳。後查壓斃者多匪徒。米販某仰臥處懸有米杵，適中其身；劣生某因宿妓家未起，并壓傷而死。是日，署中舊有北極廟真武像重塑開光（點神目也）。地震正當其時，郡城附近無恙，當有呵護之者；敬書「休徵靜吉」額跋而懸之（入文錄）。二十三日亥初，又震三、四次。內地泉郡至福州省垣，皆於初八日同時并震。是月朔日出門，肩輿左玻璃忽裂開，脚下橫木脫落，此爲兆之先見乎！淡水噶瑪蘭界近內山一帶，水溢山崩，傳言石中現四字「串禾半皇」。臺地時時微動，不爲災，春夏少雷。想有聲爲雷，無聲爲震；氣鬱而不出，故動。動時，間或地中有聲，當海水伏流所激也。

君子軒偶記

節署白螺圖，內府頒。以奉之渡海者，曰順風螺。余題句有云：臣心堅白能如此，何處風波不可平？右旋白螺，長三寸，有五色如玉石旋紋三，鑽孔八，綴以珠寶，藏於漆櫃。續載「乾隆四十五年班禪額爾德呢所進大利益右旋白螺，護佑渡江海，平安如願，諸事順成，不可思議功德」四十字。

嘉義保釜鼎金莊民人盧在，己酉七月十五日一產三男。其人已有四子二女，妻何氏，年四十歲，海濱人，多食魚，氣煥易育。魚多子，故食魚之人生子亦多。詩云：衆維魚矣；亦此義也。然爲盛世和氣之所有，故史書以爲祥。

己酉四月十三日、七月十四、二十四、五日，地微震；夜中居多。臺地之震，非地震，乃山動也。全臺皆海中一島，大海回瀾，氣蒸波撼，理固然也；非災也。

嘉邑斗六門縣丞姚鴻，捐貲募勇，能用盜捕盜，與總理鄉耆相親如一家人，科頭跣足，皆坐而談焉。又立一錢緣簿，每家日捐一錢，存貯爲防冬之費。又捐立書舍，課子弟。又修建昭忠祠，祀前官之殉難者。不顧瘠苦，一心做好官。方擬設法調劑，代籌經費，過冬再遷擢之。檄甫下，而報丁矣；此命之蹇也。斗六地方荒僻，纔百十戶，公鳩集番銀三百來帛；又爲贍養眷口，俾得先行扶襁航海回籍安葬。嗚乎！民情可見，爲官

者何必計目前肥瘠耶！孰謂海外頑民無天性耶？況撫有億萬生民者乎？庚戌春，附商艘至浙洋，遇風泊普陀山下，有盜船外懸牌刀如林，姚佯指爲哨船，單身躍入而謁之，能作閩中土音，盜與之坐而言，大悅，以實告，且殺雞留飲。又見匪船乘風而來，盜曰：無畏也。我等送之出，彼不敢近。乃揚帆同至外洋，果無恙，相揖而別。邀盜至商船，示之曰：此糖包，銷售非易；余乃奔喪一小官，行囊更可知矣。盜曰：唯唯！又邀之回舟醉飽而散。次日遂行。

臺灣鄉試額中四名，內粵籍一名。己酉科，臺邑吳尙震、書院肄業陳光昌（科試一等）、彰邑施啓東（新進），粵則陳雲史也。施中榜尾，吳、陳皆魁。選武闈，中三名，張宗烈中第二，與陳輝中皆歲試新進，賴啓明科試第三名，並嘉義人。武勝於文，故文鎖榜而武亞元；然亦兼課習武生步射之效。辛亥恩科廣額，閩、粵中五人，武中二人，皆余任內進取，文魁出門人王師儉之門。臺地惡習，有構訟者，必將同族之文武生員指名列控，勿論其虛實，蓋欲其出而賄息也。或畏累則匿不敢出，官吏不察，以抗傳斥革，愈不敢出矣。將部冊註名革生，爲榜示門外，以木板懸貼，令其自首，問明卽書「准開復」三字，註於本名下，嚴禁書斗人等需索。不匝月而來者十之八、九，且有已故多年、未敢報者，作爲開復後病故，飭學註冊。士習之有起色，不在法立，而在恩明也。廩生有丁憂遲報而索頂補之貲財者，有父母早故捏報丁憂以買廩缺者。嚴斥學官云：設

學明倫，根本何在？天理滅絕，遑論品學耶！其風稍息。發各屬行查文檄，親判其上云：應革、應復，卽速查辦，以示勸懲，當視之如自己子弟也。

考試之年除夕，以進取榜名爲疏文，告於城隍。有知者，皆笑其迂誕；不知正以自閑，所謂「不愧屋漏爲嚴刑，十目十手爲嚴師」也。是年，奏請正法及由地方官酌量懲處之犯并列名以告，亦以濫刑自儆耳。

夜夢士卒多人磨鈍刀於地，又見殘碑忽顯字數行。時方倡修昭忠祠、義民祠，祀臺地往年官兵士民歷次殉難者，此其兆歟！越日，有粵匪數百人入臺邑境搶劫，縣令率丁壯格斃十餘人、生擒數十人，我兵一、二受傷。聞是日各匪因大風眯目，糾集未齊，或亦冥冥中有助之者。

春旱，家人疏沼蒔荷，有句云：四野禾苗枯欲死，大官汲水種芙蓉。良可媿也。

斐亭前結布幔承雨貯缶中，聞挈壺聲；呼童煎茶，聞瓶笙聲。此靜中籟，惟能靜而後其動也中。

斐亭前植籬落、種瓜豆，蓄水蒔稻，并種地瓜（卽番薯），可以驗晴雨之時。百卉中愛蔓生者，爲其情長而脈遠也。

嘗以泰山頂所刊闕里先師及亞聖像拓木授學官，敬藏學宮。有石生耀祖，請再摹刻。至廈門，取將樂（縣名）石鐫完航海而歸，謹揚以授書院習經諸幼童，各奉安以塾。

庚戌八月初八上丁前一日，諸生備樂器齊集，以彩輿二，恭請石像迎入學，供奉於崇聖祠東殿。其昇輿及執儀仗樂器者，皆弟子員及僮舞文童。是日，又奉文請謝子（良佐）入廡從祀，禮成後衍樂舞。海外彬彬鄒魯之風，且勝於中邦。惜乎官斯土者，皆視爲互鄉耳。

嘉邑王某者，巨室也；報捐通判。將分發粵中，其母猝病；越日而甦曰：兒亦將同往陰司，控狀四百數十起；女鬼五人，結冤更深，我并須去候質。彼處衙門不能稍徇私情。言訖而逝。王某覺有人批其項，旋生瘡，喉閉，絕飲食七日而歿。亦越日，復甦曰：刑重難受，兩膝跪火鍊皆爛。啓視之，果然。又曰：刺吾目、刺吾鼻、釘吾腮。言未已，肉皆脫落。又作鬼語云：爾絕吾香火，吾亦絕爾嗣。某之子亦病。蓋附近有大忠祠，祀張逆案內之殉難者，骸骨并瘞於下；某建花園，盡平毀之。其家人聞之竦然，卽赴其所，許以修祠造冢，以時祭享。子疾乃瘳，而某死矣。里人傳言：某嘗寵一妾，生子立爲妻。其妻弗許，某責而逐之，休回母門，妻自縊死。而賀妾生子演劇彌月，亦無敢訐告者。又漁獵幼女奸污之，復還其家，先許以重貲，卒誣其非處子而滅與之；無敢置辯。或云被污有八十餘人。其妾婢凌虐至死者，人皆不知。某年纔三十餘，豪富莫敢誰何！而鄉評又素諛美，蓋財勢動人也。乃於其將死而盡露其罪狀，自作孽而自言之，與犯人過堂無異。冥冥中讞獄，固如是之無枉、無縱也。或曰：惡人多矣，何於某獨

如是！曰：善莫大於人不知，惡亦莫大於人不知，往往居官而聲名狼籍者，安然無故，即失官亦得以自全，爲其過已昭著也。或聞譽日隆而遭禍益烈，人咸冤之；不知其惡之在冥冥者，固未之見耳。王某之事，可爲炯鑒。

退思錄

五六

海物惟錯，其奇異不可勝紀者，據所見，有兩頭蝦，名蝦虎，兩頭略似蜈蚣。日月，其壳兩片薄而圓，一紅、一白。卵魚，入水則成卵，出水仍魚。鸚鵡螺，中有蟹，出而復歸，當是蠨蛸腹蟹之類。蠨蛸亦似螺，出則爲蟹，略似蜘蛛，焚灼其後，則出而行，相距數尺，仍尋其壳而自入。花草果木未見者，有臺灣花木記誌之，大約皆近釋家名物。如黃梨似禪杵，洋桃似禪杖，蓮霧果似禪鉢。至於釋迦果、波羅密果直以取名，而伽藍頭尤象形惟肖。見案頭一小黃狗，毛茸茸然，四足一尾，頭目皆具，但不生動耳。問小豎云：此卽金毛狗，乃草根也。握地出之，剪其葉，倒立於地，技細而挺，爲足、爲尾，不煩繩削。如有破損傷，取其毛敷之立愈。此藥材，本臺產云。

太高祖巖叟公，遺有金紙字畫便面十餘幅。余卅角時，曾見糊貼族兄椿華齋中。後宦游山左二十餘年，姪攀桂從之，迄未言及何在。及戊申渡臺，姪孫醴泉携之行篋中，取出裝池成冊；復選八幅爲四屏，懸之署中斐亭壁間，皆國初名人手澤。兩壁舊有畫松，亦昔年名手所爲；相爲掩映，不覺座右風生也。卅角初見時，攀桂尙未有室，今其次子已四旬餘，計自巖叟公迄今六世矣。當年罷官歸里，積藏書畫，悉貽長支，予則次支裔。嗚乎！我子孫勉爲清白，則數百年後之視今，不猶今之視昔也乎！廉泉姪孫在家檢

之呈七世祖見行公孝經正解刻本，里人孫天士閱達序，携至臺。於戊申重陽日，敬序而復付梓。高祖墓周公妣，孫氏子也，今其後裔蘭檢太史爲甲午第四名舉人、乙未第六名進士，與余連捷，名次先後恰合，今爲比隣。天士公入山西名宦祠，蘭檢嘗主試山西，親往祭之。巖叟公久官於閩，康熙年間入闈，余仍仕閩，甲辰入闈監試，皆先世之遺澤孔長也。服官者豈但當爲眼前子孫計，其必有以貽謀於百十年之後也乎！

甲辰七月二十四日，接受汀、漳、龍道篆。是日，得福建永安志，宦蹟卷內載巖叟公列傳，敬鈔寄入家乘。傳云：徐起霖，南通州人，由貢生令永。時，政事孔棘，卽籌所爲禦寇者；修城垣，備矢石，立震社，義勇黃六德、張貞吉、鄉勇歐永福等爲之長；聯絡各寨，撫安八保。汀、漳流寇由南路縱火焚城外屋，延城樓西北兩樓及民居盡焚燬，幾不可守。某晝夜防禦，緝知內訌，急擒而殲之。羣賊宵遁，地方以寧。有修其郟於當事，幾不免。俄大兵叩關入閩，某美丰饒，解滿語，貝勒見之，作悃快狀。隨軍，勅授本府司理、署建篆，活難婦數百命，皆待贖者。無贖枕藉，以數十計，必請示後釋，幾無餘生；某先釋之，後卒獲請。署府篆，其所判興、泉數逆案，宥以脅從；其不獲解網者，詞嚴義正，皆其鐵筆也。分闈得士七人，皆有聲。諸臺使薦章交上，旦夕需新命；旋以內艱報，而洒血徒步扶柩歸。又徵郡志略，紀治陝惠政；恒山政績，紀直隸官蹟。亦廉泉手所得，并校刊於臺陽，當以家藏補刊之同善錄十卷同墓誌銘等書，合爲

全帙。

徐松龕中丞，贈其先人敦良齋遺書融貫易義，闡明理學，不朽之書也。先生自著瀛環志略全函，紀海外各夷，圖說燦備。

同年長樂人王溱著韻學指南，鳩舌之音，得此可爲雅言。

書院文童陳淑梯，以其曾祖陳筍湄太常寺卿（泉州人）自撰年譜求序，其人亦閩中琳琅也。

戊申七月十八日，臺餉船遭風飄至鳳山外洋，破且沉，溺斃無算；撈救得生者，委員卓津、費霖二員及從人數名而已。行李及所載，皆付東流。後於海灘寮舍中得鄂松亭同年贈余墨拓「平安」兩大字，完好如故。又拾獲仲弟京信一函，外封皆濕爛；內有附寄弟之履歷，見者知爲余家言，而送於署。蓋以油紙加高麗箋包其外，故尙能辨識之；或海若憐其友于之情，而呵護之歟！是年六、七月，颶風大作，土人名颶風；溺死換戍弁兵兩次共百十餘人，循例奏聞。又傳聞某員家屬男婦并奴僕十一人，亦附兵船而來。乃船價爲出海（船中管事者）所蝕，已登舟而被水師營弁逐之上岸，聞者大恚；及知其船之覆沒，則以爲大幸。然其始，亦訛傳并沒。某使人至遭風處沿岸訪之，果有女尸及幼孩尸，皆土人撈獲而代爲埋瘞者；掘而視之，不能辨，某痛憤如狂。後得登舟逐出之信，而始釋然。然所視之尸，又不知爲誰家之眷屬也！遭風哨船有臨時趁船未及者、商

船有附配而又上岸者、餉船員弁有臨時事故更易者，命該不死，莫非前定耳。然人事宜盡，爰集洋防諸書，爲測海錄。

過延平時，見隆觀察假館以居。問其故，曰：上年道署火，子婦孫男七口全斃；其夫人先歿，夜聞柩中有聲，移厝一日後，卽遭此難。死者不滅於火，而生者反不免。其有數耶！聞之惻然。

八月二十四日，漳州孝廉林廣邁附海航寄來重刊孝弟、閨範、福善等圖二百本，皆漳人以原本翻刻而增纂者，又揚忠愍公年譜、家訓百本，又玉歷、陰騭文親解等書各百本。分授諸生及耆老子弟，餘存有渡海者令資帶供奉舟中，當可風正潮平也。

十一月十一日接六弟書，知於七月初十日得男。余兄弟三人，年逾四旬，皆膝下無人；仲弟於甲辰七月十二日得子，余於乙巳七月十九日得子。惟六弟兩失偶，止一女，妾福姐素性悍而無生育，然無敢言續娶者。六弟出繼叔父，無後爲大。余以母喪歸，弟以本生，期年服闋，因力爲主持，聘拼茶場繆氏女爲室。繆族素爲富家而同宗不睦，讒譖不絕於耳。仲弟自京旋，與之經營籌劃，先爲納資，復借居岔河場湯敬亭姻兄之宅。俟其妾性漸馴，乃于歸焉。予與仲弟來往其間，亦良苦矣。新婦極賢淑，讒言皆冰釋，嫡庶亦甚相安。六弟雖逾四旬，尙不違兄長之命，否則，已成而毀矣。當其擇吉出贅時，余戲贈以句，舉酒送之曰：天下無難事，總有過去時；天下本無事，乃兄自擾之。

乃兄雖多事，來年抱姪兒。今越年生子，乃其妾所生，亦天之憐乃兄而巧於報乎！里人傳爲美談。仲弟在京寄詩至臺云：昨夜燈花蠟鳳紅，佳音千里寄來鴻。四句得子猶非晚，七月添丁喜更同。忠孝溯先叨祖德（叔祖麟書公，祀忠孝祠；妣王氏苦節旌表，弟其嗣孫也），詩書裕後守家風（命者謂此男日元有正學堂）。明年湯餅新秋節，樽酒蟬聯十日中。

閩人劉鐵嶺，有傑氣。嘗從軍，作記室，有述謫樂府云：差事好，有元寶。歸寓遲，參衙早。急整冠，速着襖。下氣向司閹，長揖問輿皂。勿令差事落他家，自有厚幣報二爺。錦繡綢緞綾羅紗，纍纍白銀當分瓜。紛紛藉藉滿道路，巡檢縣丞與主簿。前買船，後買石；石滿船，三四尺。中流沉船如樹柵，洪波一捲渺無迹。行人聚觀笑且喑，國帑輕拋竟何益！隸來督工，步武生風，指西罵東。鞭杖橫前，青蚨挂肩，且向娼家一醉眠，明朝再來仍有錢。有感事句云：嚴霜碧血埋長劍，夜火寒潮落大星。登烏石山句云：野曠聞天籟，江清見佛心。咏美人諸詩，其睡夢一首云：一枕香酣腰半欹，春風引夢翠低眉。不知夢裏緣何事，微啓腮窩欲笑時。詩筆跌宕，此作則近於狹邪矣。

海外時有怪異，某年彰化起旋風，黑如輪，扶搖而上，將油車并一婦人攝至空中，奔東南而去。東城本欹側，風過而扶正；婦人旋落地，亦無恙。又彰境地生牛毛，長寸許，旋即震動；葉松年協戎親見之。己酉郡城有男如孕婦生產者，自腎出，如犬羊狀，

但細小耳。

己酉閏四月二十四、五日，旁見小星，或云太白晝見。

彭詠莪學使寄育嬰三善說及二十一史、感應錄等書，鄉人梅吟五贈笠翁全集，彰州門人林廣邁寄黃忠端公孝經贊，臺郡某贈黃忠端公經學，彰邑門人歐陽騰贈唐歐陽詹文集同閩中所得真文忠公全集、李文貞公全集各書，并編輯爲斯未信齋叢書。

舊僕隨侍至臺，病歿者毛貴，如阜人；王洪，揚州人；解明，揚州人；雜夫王二，如阜人；裁衣袁四，揚州人，此溺於海者；皆送其骸骨歸故土，王二則塋於臺郡外。解明之兄解福，昔年歿於漳州，今其弟欲運其兄柩而來，先爲往漳州，仍浮海來臺，不久，又歿。其柩并送歸，而其兄則永爲海濱之枯骨矣。遠官而多收隨人，其害非淺。

己酉十有二月十一日，郵筒自海上來，得山東鄒邑門人孟雨山博士寄新獲金石拓本若干，裝池懸之，與珊瑚、珠貝相輝映，雖居滄溟以外，而宗彝陳寶，斯龔斯牆，如坐釋山、洙水間也。

小兒初生，以活大黑魚（俗名烏魚）一條，入水煮熟，以湯浴兒，徧身浴後，赤身置產母懷中，貼身出汗透，則不出痘（裕子厚太守云）。

畜鹿三，逾年，育其二。五鹿嶽嶽，置後院，偶聞其呦呦而已。因樹柵於斐亭之側，驅而納之，得以時顧視，漸生增厭。其大而雄者，以聚麀牴觸不可制，群力縛之，以

贈臺邑令劉良卿。戲語之曰：此非地方有司約束之不可。但離群獨去，爲之愀然。向使聽其置之後院，則任其自相生聚矣。寵者辱之幾、榮者悴之漸，於此可悟。

夜夢因疾求籤方，得竹瀝米汁方，存記之。又夢玩一玉琢人兒，徧身刻陰隲文字。海外不見喜鵲。每年或一、二日聞鵲噪，三日內必有渡海而來之親族故人；想亦附帆檣而先登岸來報平安歟！

每擬奏疏稿，必有瑣子纏繞筆端。臺地無冬蟄之時，而究未知來自何所也。鳴瑪蘭產熊掌，令宰夫脯之，三日夜無絕火；和以肉羹，與豕蹄不甚異。或曰：宜用其羹汁，以他味調和之。

己酉正月十二日夜間，有黑氣約寬數尺，橫亘竟天；乃雲氣中分，兩邊斬齊，望之，似有黑色。或以爲分類之兆，卒亦未驗。

十九日開印升堂後，有大蝠自外入。旋繞座前，至退堂始去，或以集福爲賀。

偶讀滿漢名臣傳，見四海龍王封號，東顯仁、西正恒、南昭明、北崇禮。各立木主，奉龍王廟中。又海潮神主，奉於船廠。每苦旱，禱雨輒應，書「生物不測」額懸之。內山生竹菌，大者如盤，似靈芝。澎湖海中有樹，如側柏，疑珊瑚之未成者。沈清如縣尹書齋案頭，見小石，上生管，可炷香；旁有小樹，枝細如髮，槎枒勻密，不識其爲何物。又大螺殼，如盤，斂側礫礫，色黃如金，而錦紋周匝可玩。因索而藏之。螺杯

出澎湖，或飾以繩爲爵，大小十枚、八枚，皆一律。留其外皮，則如翡翠；去之，則寶光的礫如珠。又有奇形異狀、錯采陸離、不可殫述者，皆海潮落後檢拾得之。細螺壳，大如黃豆，穿爲手珠。郡志云：番婦最愛之，名曰蛤釧，又曰蛤網。榮女玩弄之，線斷散落，以一誤入鼻孔中，百計不得出；以物採取，則跳躍不得近，且愈撥愈深。俟其睡熟，以膏藥爲撚粘而出之。

余嗜新茶，海外得之如異珍，間或啜之，無味。馬姬云：以手撮之過門限故也。命小奴以瓶携出門外，再取之，香冽如常。又魚骨哽於喉，以箸於席上倒擊之卽下。此皆理之不可解者。

臺地小兒猝有病，老嫗取水一碗，而以三箸立其中；祝之云：如神鬼爲祟，當立爲豎柱。試之果然，焚紙錢灑之卽愈。朔望日早餐，無論腥蔬肴饌，未經人食者，取一二并飯一盃，置小兒所臥床上，令小兒拜之，曰床公、床婆也。久之，無疾病，亦屢驗。

臺郡南門外法華寺，古李氏夢蝶園也。前任熊介臣倡捐重修，添建厝屋，爲客死者寄頓之所；甚善舉也。嘗於土中掘得古玉，長尺餘，寬寸五、六分，厚四、五分，黝然蒼潤。嘗爲火帝塑像，置手中，作秉圭之用。慮被人竊取，仍令僧人秘藏之。當爲玉界尺也，滄海爲桑田，不知何代、何人沉於海耳。或云元圭。

甲申官泰安時，郡守爲閩中楊蓉峰先生（惠元）。至壬辰年，先生作古人，而余以升高唐州去。世兄長士琮、次士珩，皆佳公子；琮，戊子孝廉。越甲辰，余巡閩漳，復晤於侯官，皆頽然老矣。門庭衰落，爲之戚戚。後琮亦逝。丁未，余服闋，復以巡臺至閩，珩欲同渡，不果。庚戌九月乃至臺，贈朝珠、文具等件，皆蓉峯先生手澤。又眉道人草書一卷。接譚之下，笑語宛如先生復生。延至幕中，亦無忘故舊，以志今昔之感耳。余家與閩人最有緣，鄉薦座師爲廖儀卿師。出仕後，侍蓉峰太守，共事將十年，亦保薦卓異。師後蘇鰲石（廷玉）、梁芷林（章鉅）、楊雪峯（慶珠）、陳叙齋（功），皆山東上官而受知者。季弟則廖鈺夫師（鴻荃）取弟子員，姪（錫淳）薦卷出廖（名）鴻苞房中，皆儀卿師昆仲也。其先人官於閩而有造於閩之報歟！

十月初二日，海東書院課期，有八十九老人張朝翔書壽字大幅贈余，以將屆初九生辰也。時奉詔給老民頂帶，因先予之。越日，仲弟自京中帶回楹帖，爲關中九十五老人劉恒業所書。書法如出少年手，蓋欽賜翰林也。

初六日，劉沂泉子家懋自上海來，言夷人在上海燬洗大炮，鑄大鐵佛埋地中，不知何爲。忽被迅雷擊碎，大懼而止。果爾，則天心其悔禍矣。無論虛實，聞之一快。

昔在山左，濟州產瑞禾、瑞麥，繪圖徵詩，皆山東人。今在臺，同官者史梅叔（密）、孔雪鶴（昭慈）兩司馬，并濟州人；呂壽山鎮軍（恒安）、嘉邑令王仲甫明府，亦皆

山東人。應補題以志官跡。雲鶴言：彰化庚戌夏榴生雙岐；郭巽帆司馬言：鳳山亦稻生雙穗。應繪圖而徵閩人之詩。

府幕張新之便面有周文之大令（名沐潤，河南人）書句云：乍凍花心真靜女，半枯樹體老禪師。

府幕丁月齡，鈔嶺南洋行傳戒鴉片方，極效。洋行多以烟害人，亦有回心向善而戒人者。洋參二錢、茯苓二錢、豆蔻二錢、芡實二錢、陳皮二錢、蓮子二錢、枸杞二錢、川貝一錢、白朮四錢、韭子二錢、澤瀉二錢、大金櫻二錢、兔絲二錢、淮山藥二錢、肉桂二錢（以沉香代亦可），水四碗，煎二碗，加烟灰膏二錢，裝瓶。如無烟灰膏，用烟灰六錢。別將到時，空心服，每日夜共服三小杯或五、六杯。烟灰膏每服應遞一、二分，烟灰亦如之。十數劑後，再將此方作丸藥如梧子大，服數料，即可戒斷。斷後，去烟膏仍用此方配丸服七、八料或十數料，身體益健。

每日澄臺下小室午後焚香趺坐，閉目靜養片時，最爲得力。有句云：綠紗窗裏香烟裊，仙鶴一聲午夢醒。生平嗜新茶，有句云：呼童掃葉烹秋露，對飲清茶是菊花。又，午夢初醒簾溜滴，知曾有雨潤花來。又，咏臺地氣候云：寒露重分秧馬路，秋風輕拂紙窗天。又，日添一線紙鷲風，臘月榴花照眼紅。

十一月初四日，接六弟家書，抄寫巖叟公壽詩。康熙十月□□日（？）敬錄入家乘

。卷昔有「鳳銜仙錄」四字，得自徐兩車家藏。

福州府傳鈔「禽言」六章，序云：伊古盛時，設謗木以通民隱；方今聖主，求真言以達輿情。所恨位同屈蠖，難輸一日之誠；因思鳴託微禽，冀動九重之聽。語雖同乎蜀吠，心實切於杞憂。倘援入刺時之例，罪我遑辭；如指爲訕上之書，則吾豈敢！貼賚云：行不得也哥哥，商人負累民人馱。試問近來閩省上戶幾多？中戶幾多？下戶幾多？豈無良法理鹽鹺？窮鄉僻壤皆搜羅。舉股貼疲豈長策？沉難確訪長差訛。藉端撞騙復不少，勒輸之弊甚催科。食毛踐土二百載，破家報効敢云苛！但恐元氣太剝削，未免斂怨傷天和。裕國計，其如生命何？行不得也哥哥。馭夷云：行不得也哥哥，安插夷衆無條科。試問近來內地烏鬼何多？白夷何多？紅毛何多？紛紛購地營巢窩，豈真向化戢干戈？制敵守戰爲上策，能守能戰方能和。卽或通商許互市，駐泊口岸方無他。抑何藩籬自撤盡，通都大邑由經過。民夷雜處易生衅，變起倉猝如之何！徹桑土，莫待雨滂沱，行不得也哥哥。錢價云：行不得也哥哥，銀價漸長加倍過。試問近來上庫正款若何？雜稅若何？地丁若何？官雖撫字拙催科，民欠愈少貼愈多。二千三百折時價，加一美耗皆官馱。額外再起起不得，官清益覺難張羅。制錢搭放有舊例，何不對抵省奔波！美餘并准錢上庫，行錢價患銀銷磨。開銀鑛，易似運銅麼？行不得也哥哥。倉穀云：行不得也哥哥，倉儲重務名實訛。試問近來積貯道倉幾多？縣倉幾多？本邑旣折金戈戈，平糶但將常

例苛。州縣雜解辦兵餉，概收民食運內河。蓄無九年爲不足，客未緩急難通挪。烽烟永息固無事，豈免水旱傷田禾。即使義倉有見穀，杯水其如車薪何！轅門案，既有童謠歌，行不得也哥哥。烟禁云：行不得也哥哥，毒草傳遍芙蓉阿。試問近來烟禁罪取若何？罪賣若何？罪吸若何？新例赫赫從重科，不旋踵而皆無他。王政何嘗求速效？其弛毋乃縱之過。民未知恥奚由格，塞流徒見揚其波。漏卮今昔縱不問，金錢坐視全消磨。奚必咸陽三月火，一燈儘够焚山河。起痼疾，留俟後人何！行不得也哥哥。賭禁云：行不得也哥哥，賭博上下用盤窩。試問近來省會花會何多？寶局何多？攤場何多？知法怕法猶犯科，民愚又焉知其他。附城挂已四、五處，鳴鑼聚衆陳干戈。儒家公館及草地，開莊匪類相遮羅。利令智昏各類聚，傾家蕩產皆由他。衙門大小有常例，官縱查拿無如何。懲匪類，到案尙蹉跎，行不得也哥哥。

福州生員陳星輝，被兵役訪其與賭案牽連，扭送至縣。縣交捕官看管，日久不釋，作絕命詩自經死：文章莫漫羨吾曹，今日方知仕宦高。酷吏由來心似鐵，先生況有筆如刀！孔融薦疏承恩久，伯有爲妖操術勞。寄語老親和少婦，休將世味等醇醪！烏足西沉永不昇，前宵噩夢豈先徵？已無遺語留兄弟，那有餘顏對友朋。蝴蝶夢醒身是粉，杜鵑啼罷淚成冰。世人問我歸何處，白玉樓中第二層。在押人證，地方官須刻刻留意。此生之罪，虛實未定，而情急輕生，其才可憎亦可惜也。況謝蚩者抑鬱以歿，更無知其爲誰

氏子矣。

一

六八

壬癸後記

日暈則風，月暈則雨。辛亥八月初七日暈，慮其有颶暴也（臺人呼颶風爲颶）。次日，微雨無風。春旱見月暈，喜其爲雨兆也。數日仍無雨。海外天時，不可以常理測。臺人諺云：六月一雷止三颶，七月一雷生九颶。六月無日不雷非必無颶患，七月有雷亦未盡有颶。

臺郡向無雷神廟，惟於神祇壇與風雲並祀之。新修先農壇，舊有土地廟改祀雷祖，壇在東郊震方也。每年祀先農禮畢，率同官祀雷神，定爲例。

臺地常動，有雷則動少，震於上、不震於下也。有雷無颶，亦氣洩而暢之故。先颶而後雷則水溢。諺曰：雷打颶，大水來。是年果驗。此雷風相薄而海水上騰也。

新修孤貧院告成，有男婦絕不似貧苦者，仍居其內。問之，則以患麻瘋病，卽居此三代乃絕。此患昔有居此而報竊千金者，實非誣也。

壬子三月二十三日，爲天后神誕。前期，臺人循舊俗，迎嘉邑北港廟中神像至郡城廟供奉，並巡歷城廂內外而同。焚香迎送者，日千萬計。歷年或來、或否，來則年豐、民安。販賈藉此營生，而爲此語也。前任或密屬住持卜筮，假作神語，以爲不來；愚民

亦皆信之。省財、省力，地方不至生事，洵爲善政。然祈報出於至誠，藉以贖小民之貿易者，亦未可張而不弛；且迎神期內，從未滋事，故聽之。十五日，同鎮軍謁廟，男婦蜂屯蟻聚欲進門，非天后神轎夫執木板辟易之，不得前。偶微服夜巡，自宵達旦，用朱書「我護善良，進香須做好人，求我不能饒你惡」云云簡明告諭，並大書「販運洋土、船破人亡」八字於殿前，乘其悚惕之心以道之。神道設教，或可格其一二耳。十六日，神輿出巡，輿夫皆黃衣爲百夫長，手執小旂，衆皆聽其指揮。郡城各廟神像，先皆昇之出迎，復送天后出城而後返。舉國若狂，雖極惡之人，神前不敢爲匪；卽素犯罪者，此時亦無畏忌，以迎神莫之敢擾也。是日午後，忽大雷雨，霹靂不已。郡城昇神輿者，至城門皆覺重至千鈞，兩足不能前，天后之輿則迅疾如駕雲而飛。雨止，聞北港之夫與郡城神輿各夫爭路挾嫌，各糾約出城後互鬪洩忿。城外溝岸內埋伏多人，爲雨驅散；南門外同行三十餘人，雷斃其二，餘皆被火傷，不知其何爲也！非此雷雨，則鬪必成，而傷害之人多矣。神之靈也，民之福、官之幸也。

恩旨交部議叙，咸豐壬子四月會鎮謝恩摺，奉批：知道了。汝二人事事和衷辦理方好；海疆重地，尤爲緊要，不可見小而忘大。勉之！慎之！欽此。壬寅年陛辭，奉先帝聖訓：惟日孜孜，不可懈怠。謹撰聯句恭懸座右云：孜孜不懈，事事和衷。癸丑元旦，臣某恭述。

臺地有草，名含羞花。其葉似夜合花而微小，疊翠可玩；以手微拂則皆卷縮，而枝柯盡頹爾委地，逾時又舒放如常。草樹之須芟夷者，以其杈枒礙人耳。如此，則又何害焉！可以人而不如草乎？

時時憂如獄中囚，憂無益也；刻刻愁如海中舟，愁無用也。

辛亥科場，彰化諸生有附商艘內渡鄉試者，忽遇颶風，桅柁皆折，謂將葬魚腹矣。漂流一日夜，忽見岸，起而視之，至省城五虎門港口。欣然襍被入城，時八月初二日，試期無誤。如照常收廈門口，由陸路至省，尙須六、七程也。

壬子夏，學官徐世昌同諸生三、四人船泊港外，候潮數日乃入。及登岸，行李甫起畢，回顧則群盜麇集而圍其船矣。何生廷玉，省試回臺，遇風不得泊，且見盜船遙集，以余朱書「禹」字焚禱於天后神前，旋即轉風入港。士子負笈往來無恙，皆神佑也。六月二十四、五日，颶風大作，有商樓大可容五十石，猝遇風，收回觸礁，頃刻片板無存。舟中百餘人，齊入水櫃。櫃以藏淡水供茶飯者；去其水而並聚於中，堅閉其蓋，隨波上下。時覺稍平，即微啓其蓋視之，浪湧如山，仍閉之如初。忽覺滯而不動，復啓其蓋，則被風吹上岸矣，無一人溺亡者。戊申秋，餉員卓津、費霖船破，赤體入水，自以爲必死；一波忽起，送至淺處，得甦。自來渡海官員，雖一命之微皆蒙神佑，未必盡爲好官；而神明護國之力，固無不到。然而究須自問其爲官何如、爲人何如。余輯

測海錄序云：測之於海，仍測之於人，測之於人之心，此之謂也。是科淹沒諸生，知其姓名者數人：石耀德、施金鏞、吳春暉、方金城，尙有武生二、三人；在郡補遺而就近配渡者，皆鳳山人，不記其名。有監生某，因文理過謬未錄，不赴試，幸而得免。書院散館日，設酒食遙祭諸生之漂沒者，刊石於門云：鄉試諸生，小暑節前登舟內渡，過此勿往。又立石試院云：鄉試文武生，勿輕出海口，文於小暑前、武於白露後。又作渡海萬全歌云：三、四千石新造船，鹿口對渡到蚶泉；三月廿三、四日後，四月初七、八日前。

七月中元節，臺人爲醮會，名普渡。男女雜沓，俳優喧呶，飯山肉林，箔金紙錢，費以千萬計。勸其減省，少殺生禽，而不能從也；曰爲消災禳禍耳。因自爲祭海文，於每年立夏後設酒食，用豕一、羊一於海濱祭告之。禮畢，沉牲醴於海而祝之。又將近年擊賊身亡及捕盜落海各兵勇奏奉准卹者，立位於署前，委官致祭，爲文以告之。又牒郡城隍護送客死無歸者於原籍，勿令爲厲，庶幾疵癘不生、災害不作歟！連年鮮遭風沉溺者。

臺地之隱患，在於流民有來無去。因設收養流丐局，隨時配船以次回內，亦防患於未萌之一策也。仿江蘇一文緣之法，官民並行之。

有人於浦城道中見題壁詩曰：夷狄窮中國，誰人竟主和？將軍□□布，宰相□□阿

。時勢已如此，蒼生可奈何！側聞開創始，百戰定干戈。

粵匪盜船爲紅頭艇，聞其駛入淡水口。彼處地名鷄籠山，紅頭，蟲也；嶽近鷄籠，當死。果遭風，捕獲多犯誅之。

有田士訟案，呈出舊契書永曆三年，猶鄭氏正朔也。

偶觀傳奇，有士人出外，妻獨處，尼僧誘之入廟，飲以藥酒迷之，令侍婢至他所，而引惡少與之通。婦覺，惡少潛遁，婦憤憤歸。他日，其夫返，婦以實告，卽引刀自刎。士人止之曰：復仇再死未遲。令婦呼婢召尼來，密謂夫久未歸，仍戀所歡。尼欣然語惡少，惡少喜欲狂，奔至婦室求歡。婦以白晝未可，請卜其夜。乃以口相親，婦齧其舌，惡少負痛逃。尼有老少二人，惡少與少尼亦素通者。士人夜仗劍帶斷舌而往，擊菴門，少尼以爲惡少來也，甫開門，揮劍殺之，以斷舌納其口中。老尼聞之出，并殺之而逸。隣保見之，鳴於官。官驗訖，見其舌，定以強姦不從被奸夫殺死。究出惡少某。來往庵中，拘之來，果無舌。奸殺二命，無舌不能辨，逐論死。此案爰書，可謂鐵鑄。而其中亦或竟有錯，設使惡人與奸婦同謀，齧其仇者之舌而殺良婦，納於口以誣之，仇者竟無能辨，殺之不亦枉乎？婦之冤又何以雪乎？甚矣！折獄之難也。近有新婦少年，復向平日所歡者續舊；蓋私許以結褵而不敢告於父母，遂別爲婚。女惡其負約，暗携剪刀猝刺其腹，少年以手護痛奔回；距家不遠，方入室，仆地無語，而腸出卽死。新婦驚

呼舅姑出，不知何故。僉謂新婦之有私也，婦不能辯。母家始欲興訟，既而無從究問，慮兩家因訟破產，議將新婦活埋畢事。方掘地，婦已喪魂將死。忽霹靂一聲，提行兇之婦擊死跪於前，而新婦神氣自若，衆知其冤。兩家訪悉前情，往來如故。此案若非天誅，是千古冤獄矣。咸豐辛酉七月間事。

查少泉廉訪（文經）妻某氏，工書法，善會計。廉訪初任河道，氏司工役簿書，億萬緡按勾股核結，頃刻而畢。廉訪官農部，捐納房書吏以餘羨分饋，並給家丁五十金，以爲各司官皆有。此時，廉訪公出，氏却之。家丁固請，自出五十金給之，而以原封還書吏。後吏以舞文敗，各司員皆被議，而廉訪獨免。賢哉，氏也（洪濶堂司馬云）。

道光壬辰臺灣張丙之亂，嘉義斗六門縣丞方振聲、署守備馬步衢、署千總陳玉威，皆殉難，至今合祀忠貞祠。羅漢門縣丞陳聖傳，山陰人，壬午舉人，以縣令降補。赴任不數月，林爽文難作。守斗六，與其僕顧景單騎入賊壘招降，被斃死，僕亦遇害。縣丞姚鴻，稟請並祀於前祠。民有曹好（？），即舉而行之可也。況陳公已奉旨恩卹，世襲雲騎尉，無須請示。臺郡昭忠祠重修告成，即將歷年陣亡及溺海戍兵並書名於祠中，皆奏准賞卹者。今人動言不合例，勸懲之極有關係者，皆爲不合例一語所誤。

在臺每屆生辰，有賀者，輒却之。其書聯語爲禮，不能辭。間有佳者，存一、二記之。松柏祝長齡，冬日愛看盈土庶；粉榆叨厚福，春風坐許到兒曹（紳耆）。赤嵌被慈

雲，十月公堂欣獻兒；緇帷瞻愛日，五年講席許登龍（門人）。芹香毓士、棠蔭庇民，海邦愛日逢冬日；桂子揚芬、棣華報喜，潭府文星映壽星（時仲弟春闈報捷）。又己酉年紳士贈聯云：地簡塵宸衷，八千里外露冕觀風，天與福星臨海嶠；修明崇儒術，兩度年中樞衣立雪，人沾化雨祝臺萊。

斐亭有鹿無鶴，以鶩代之，戲題其欄曰「鶴鶴」。一日，大風雨，斃之，餘一雌；友人饋一雄配之。時卵已繁，或云未配以前，卵而不能育也。既配，生二卵，尙未和合，而氣已相感矣。雌伏墻下四十餘日，不思飲啄。而殼出，淡黃可愛。其母已狼狽不堪，雄者同保護之，狸犬皆不敢近。彌月而一殼死，仍以翼覆之，三市不去。携而棄之，憂然長號，聞之惻然。此可以見爲人子者當思父母恩勤之罔極矣。

畜鷺池上，孳生不已，僮僕飼以飯。時澎湖憂旱，民食海草，是率鳥而食人也。隨分贈友人，致書於幕賓浙人陳楚三云：請分送，諸同人皆自山陰道上來，與右軍同里，諒無不愛之者。而饋生鷺，本君家故事也。

商人蔡芳泰贈番瓜，大幾盈車，與兒女輩玩之。一婢捧之，力不勝，墮地而齧矣。自來可大可久之事，未有不墮於婦女之手者。

斐亭卉木，初來時皆半槁，久漸向榮，近益暢茂。自作引退計，而枝柯漸有枯朽者，人物之相感如此。

臺地不務蠶桑，兒女購其種飼之，偶見之有感，得句云：鞠躬到死綢繆盡，衣被蒼生有幾人？

夏雨應時，承以布幕，列瓦甃盛滿，列庭前。客問之，曰：此宦囊也。有句云：甘雨收來藏滿缶，烹茶餘潤自澆花。

川北得華陀仙方一百籤，與吾通城廟同。另刊本，携之遠行。兒女輩有疾，途中爲百籤拈服之即愈。海兒生於家，俗寄名廟中爲僧道則易育，因名徐道生，爲道士服，拜於廟。丁未北上同行至淮上，時方三歲，正廬道路之跋涉，而即奉巡臺之命，因留於河干孫軒臣姻婭之家。仲弟由京專函來云：可免入覲。寄書人適於渡河時相遇，因而折回；如相左，則仍北行矣。時同行者，門人王生師儉與愛棠姻兄之弟婦眷屬也；於是令王生送眷入都，王生力勸携兒過臺。後數年，王生亦官於閩。彼時兩女隨行，舟次以榮女許於愛棠爲媳。後裕子厚簡任臺灣府，携聘金航海而來。女在臺多病，皆得仙方而愈。自蘇至浙入閩，山嵐海瘴，在在堪虞，即奉仙方刊本，頃刻不離，並以廟中香灰帶於行篋中。如覓藥不及，有恙即和灰服之立愈，得以平安抵臺，忽忽四年。壬子春，海兒小便不通，求得七十籤：閩女拭經布洗之。四川本內，則蚯蚓泥同甘松、芫荽煎湯洗（惟此籤川本與通州不同）。二方並用而瘳。偶感冒，令自跪求得椒葉一錢。臺地無椒樹，以椒代之。一服而汗，即霍然矣。入閩行灘河，榮女偶病；見岸上有廟，令僕求仙方，

有蜂蜜字，服之即愈。既而閱其籤，則問事、非醫方也。鄉人有納租至業主家而苦饑者，主人給錢二百，因購麵粉團數十枚，一啖而盡。回家，則臥倒而腹脹欲絕。子求醫於主人，主人令華王廟求仙方。得籤問道士，道士答以肥皂二斤。其子匆匆即去，以肥皂煎湯進之，大嘔而愈；實則煎湯沐浴也。

丁未年服將闕，於狼山得籤云：深山多養道，中正帝王宣；鳳翥鸞翔出，高升過九天。九月二十日起行，二十八日至淮上，得簡任臺灣之信，剛九日也。嘉慶己卯榜前，與友人同登北城真武廟，余一人徘徊門外，友人得一籤云：誰知門外有真龍。

又是年春間於狼山得籤云：七寶浮圖塔，高峯頂上安。榜後方折修文峯塔，塔頂有從前鄉先達鄉會硃卷藏於內。因並置之前鄉試己卯科塔後，六十年而復修也。

季香坪，母黨族也，吾通金沙人，山左候補從九，善占課。來臺時遇盜船，船戶列炮械爲備。香坪口占一課曰：勿懼也。必不來。已而果駛去。余有友人將辭去，乃代占而不言姓名，甫占則曰：此非彼自去，乃我欲去之也。此外驗者極多，占余官階尤準。其弟不同母，能孝友以曲全之。

劉筠莊，吾通石港人。幼貧苦，不能自存。或云爲博徒負逋而逃，沿途以紙絨爲花售之。將入都，中途至行乞，久且病，髮生蟻蝨盈盤，跣足至京，投鄉人，薦於官陝者。同出都，由陝，又至甘，輾轉出關，至烏魯木齊爲書吏。將軍大器重之，令兼司礦

廠。數年蓄美玉至萬鎰，娶室生子女；又數年，得銓臨清稅使。傳聞其缺至肥，乃携眷入關，所有檀梨器皿及常用之物，悉以贈同人。子女途中出痘，以蒲桃乾煎湯飲之，皆無恙。及抵東省，而知此缺之不能餬口也。赴任，無書役來迎者，一杯、一箸皆出資購備，爲之怏怏；不久，而其缺又奉文裁去。數年，補陽信典史，調歷城典史。癸巳年，余嘗稟請同運賑米至天津。其爲人也，誠篤不二，訥訥似不能言者；台司僚友皆優禮焉。近聞其已爲古人，其子於山東省垣構室居之，僅免饑餓耳。萬鎰之玉，附海舶而歸漂沒，不知所之。貧富固有天耶！其所歷之境，亦可謂幻矣。香坪嘗言其年幼時，聘巫氏爲室，未娶而外出。久不歸，巫將改嫁，其女氏不可曰：生死須有確音，而後背之未遲也。久之又久，始聞其官山東，已娶婦，子女成行矣；乃自縊。傳聞之詞如果實，筠莊咎無可解。然流落數萬里外，亦出於不得已。入關當致書以慰之，而善爲安置之計。今筠莊已死，巫氏之貞節不可沒也。香坪擬邀其族人爲之請旌，余謂應先屬其子迎巫氏之體以合葬並祀之。

族兄照方，諱炎，自太高祖分支。兄由通貿易至上海，初以製糕餌爲業，漸積貨於東門外魚行橋爲一廬，號曰照源。久且門爲市矣，遂家焉。生三子，長、次先後歿，三步雲，克繼其業，誠篤以孝聞。余自乙巳扶服旋里門，年已七十矣，瞿鑠如壯者。每歲春秋渡江來同掃墓，與諸父兄弟歡聚數日乃返。爲祖塋樹木被附近居民損傷，予助爲

釐正之。自抵臺後，家書附海舶由上海寄通，以上海爲商艘總滙之區，無不知有「照源號」者，絲粟無失也；似前知官海外而於其地特分居以爲接應者。親族由臺往返，皆照顧。辛亥秋，接步雲書，知兄於六月二十七日壽終矣，爲之大慟。癸丑暮春之初，其友王禮堂浮海入艋舺口，至臺郡，與之坐而問焉，述兄彌留時言語甚詳。兄飲酒無量，每日三餐，每餐引數大觥（約二斤餘），焦米飯一大盃（卽鍋巴也）。家事盡委之子婦，惟以蒔花、飼鳥爲娛老計。失偶獨處將三十年，泊然一無所好。己酉春赴通城，步雲問帶銀若干，並請至姑蘇多遊幾日，有應預籌者，請留意。蓋爲百年後之事，知老人必欲自爲之，而不敢明言。兄悟其意，曰無過慮。及庚戌秋起行，召步雲語之曰：旅費須多備。至通祭掃禮畢，自購冠靴布帛，自裏衣至外服悉備。又得美木一，且携之歸，諷吉製衣、造棺，躬親監視。棺成，內外以朱墨髹漆完好，裊而藏之。辛亥元日，以新衣冠拜神祖後，什襲以付子婦。清明節前，令步雲回里曰：余尙健，爾當歸，與族人同祭。步雲尙無子，令納妾，辭之，拂然曰：從吾爲孝。六月初，交下澣時，對花而泣，人以爲不祥。平日每食穀品，必問所欲。至歿之上半日，尙命以豬腰爲羹，酣飲大嚼如平時，惟覺神氣倦怠而已。醫來，且迎送之。午後，命步雲書遺囑，內外大小悉及之，并語以在外節飲，以三杯爲止，且多置燈籠，勿書店號。不解所謂，申之曰：上海浮雜之地，人情叵測，夜行借燈者或酗酒生事，將以燈字爲據，而株累之。花鳥勿與人，聽其自生

自死可也。後不及數日，花萎而鳥亦死。是日酉刻，令子婦以衣冠來。自穿戴畢，以金環二，脫與媳曰：舟在河干，須備行糧無誤。又曰：早正邱首；吾通州人，速與吾婦合穴。蓋嫂故，已卜宅於通之南門外新阡矣。

湯文峯，比鄰良友，安貧勤學，書法夔絕一時。携其子讀書文峯塔下，故自以名。聞其子獲鄉薦，前在里門見其力疾修譜，皆手書，人珍藏之。

臺郡有漳人蒲玉田，善繪事。屬畫臺地花果六幅，又爲乘風破浪圖一、登岸圖一、斐亭課子圖一。嘗擬畫冊十二幀，曰重譯宣綸（歸化生番）、靜參定讞（登臺打座）、斐亭草疏、榕壇選文（海東書院）、鶴堂校書（署有馴鶴堂）、鹿場習射、北郊試馬、西港造舟、釀風釀酒（祭海）、喜雨品茶、瓜圃學農（有句云：日晴而晴、日雨而雨、種豆得豆、種瓜得瓜）、竹軒聽讀（斐亭前荷池，其旁有廊，新題君子軒）。

前在山左濟州，產有瑞禾，一莖三、四穗；又產瑞麥，雙歧。同人繪圖勒石，並另爲畫卷，徵齊魯諸名人題詠滿幅。近蒲玉田以己酉年彰化、鳳山出有瑞穀雙歧，亦仿爲圖，而徵閩人之詩。撫閩後，閩縣、侯官等縣亦產瑞穀。

偶得句云：隨地看花無運甓，入林聽鳥勿栖籠。又，細竹漏新月，孤松哦晚風。

臺地產錦雞如雉，而尾尤長，羽毛更艷麗；或云雞與雉交而生。海鷺似鶴，而足短如鳧，喙長二尺餘，吞大魚如猿之啖果。竹雞馴則善鳴，其聲激越，能令蟻化爲水，或

不盡然。

或問食字旁加令字何字？爲之茫然。既而思之，則節字也。

丁述安明府贈海兒楷字孝經一冊，郭蘭若（尙先）所書。世傳多草書，此真珍秘也。授讀畢，以見行公孝經正解刊本易之，而藏於笥。

南路參戎安定邦，善草書，爲龍蛇體；大幅飛舞，勃勃有異氣，且不易識。據云：臨西蜀拓本。參戎，蜀人也。又書神字作一筆書，直筆或長至丈餘如干霄之竹，可與松相國虎字並爲墨寶。

壬子六月二十六日，得京報抄本會試全錄，仲弟中進士三十三名。然未接家信，心爲懸懸。每日早起，鵲噪於庭。臺地向無鵲，皆附船桅而來。或有人携一雙至臺而哺育之，不常見。見則必有喜音，或鄉人至。癸丑正月二十日，奉上諭，賞花翎；數日前亦然。

朱丹園司馬同年云：曩年湖北闈前，請乩問題，先寫「難說」二字。再問之，又寫一「說」字。三問之，寫「不說」二字。衆皆不解。是科題爲「君子易事而難說也」三句。又一科，寫自行束修以上；士子爭預構之；是科題爲「志於道」一章。丹園，卽此科鄉榜也。

有友人同席，或以鼻烟贈之。答云：自少至五十，未聞烟。余曰：四十、五十而無

聞焉。有言過海遇險，幸船舵有魚網纏繫，不至沉失。余曰：罔之生也幸而免。同人爲之大噓。嘗弔於喪者之家，方雨後，以炭屑鋪地板，行之軋軋焉。或云：如聞嘆息之聲。此善戲謔而不爲虐也。

戲擬臺灣月令云：仲冬之月，主瓜實、石榴華、促織鳴壁，蚊雷發聲，紙鳶上於天。

壬子十二月望日，謁廟歸，拜神祖畢，在內堂少坐。顧姬待早殮，呼海兒不見。旋見其自房出，挾書往塾，而馬姬似覺身後有人推引者。甫入房，見火炎上屋矣。兒於窗外以廢字紙焚於茶爐，見延燒及簾幙，不敢言而出走矣。余倉皇擢印出，姬戀戀於房中物，與僕婦鄭氏仍在房檢拾，強之乃出。窗內爲紙篷，篷上皆枯草，鳥雀自戶隙衝入者；火在上而不下，頃刻自滅。丁壯復以水倒撲之，得無害。茶爐在窗外小院，咫尺地耳。兒如不出，豈但損牆屋而已哉！數月前，友人朱南陔善卜課，云十一月有驚恐之事。余方以地方爲慮，而應此小驚亦良幸矣。

裕子厚太守言：受傷出血，有咒語可止之云：日出東方一點油，手持金鞭倒騎牛。一口喝斷長江水，止住金鎗血不流。吾奉太上云云。默誦以紙接口而貼於傷處，血卽止。又蝎蟄傷，咒云：日裏雞鳳吃血。以手捏患處，捧之卽愈。

有疊樹根爲假山，飾以花木，綴以樓閣，四圍加土種小草，並爲小池蓄鯉鯽。其中

爲小舟二。山頂以絨紙爲鳳、爲鶴，以蠟爲猿、爲鹿，黑紙、白紙爲二碑。一云：一勺水、一撮土，擴而充之，其利乃溥。一云：鬱鬱澗底松，青青河畔草；野渡河無人，風波不可踏。爲平安橋，爲皇華驛館，爲壽星亭，爲授經臺，立大小塔，建占風旗。又爲營汛，樹其纛曰山高水清，一曰綏靖海疆。題崖字，曰釣璜、曰臥龍岡、曰磐石、曰霖雨蒼生、曰崇朝雨天下、曰一覽衆山小、曰壺天、曰錦屏。有耕夫、有牧童、有樵、有漁、有子女，皆範土爲之，象形惟肖。海兒書一聯曰：高崗宜有鳳，清水豈無魚？

海上無人不供奉天后，靈應如響。戊申年，曾以明神護佑衆生，歷膺封號。請援照泰山聖母碧霞元君每歲四月十八日神誕，先期由京差官資供器、幢幡、藏香到省，由省委員資送泰山，派司道大員焚獻之例，天后三月二十三日誕辰一體照行，至涓州供獻，分藏香若干炷，附便員敬帶至臺鎮道行禮；未准行。奏請御書匾額，奉旨頒發「靖洋錫祉」，敬謹摹製，懸於天后宮正殿。海外士庶，皆得瞻仰天章也。

癸丑日記

夏四月初十日入院歲試，二十五日校場閱武，二十八日事竣。是月初八日，內地漳州海澄失守。二十五日，郡城守營火藥庫焚。時方閱馬箭，烟焰如山起，靜坐未動，聞其時已有奸匪伺其忙亂者（三月旱，鄉民戴柳圈入城者日以千百計，約於四月二十日假祈雨襲城。在試院仍夜禱，連得大雨）。

二十八日，臺邑中北路匪徒樹旗，中路委縣丞姚鴻、北路委署縣高鴻飛會營勦辦。高署令是日紮營灣裏街地方，賊來圍攻，督同弁兵開炮轟擊多人，自夜達旦。有積匪李石前一夕來營投首，高令未即加誅，曾爲守備李雲龍線民；旋逃去，不知何往。該匪帶夥混入兵勇，竊去軍營火藥。次日，攻益急，後擊退，而糧餉未至，壯勇無食。初以去郡二十餘里易於接濟，乃爲賊所阻截。向來屯兵處就近採買，茲附近各莊閉戶避賊，無從購買，衆將潰。於是，移營退行，隊伍遂亂。李弁乘馬逸，中途被各匪探知，乘機圍殺。高令麾衆退，手刃拒賊，被戕，頭顱並割去。外委謝奮揚、前縣丞汪昱之子汪兆蕃助殺賊，並被殺，分其屍。屯番與縣丁先負高令走，以體胖不勝，乃被賊追及，家丁、壯勇、屯番同死者百餘人。此二十九日午時事。是日，聞署鳳山縣王廷幹、典史兼興隆巡檢張樹春於二十八日並被害。前一日聞警，署參將會元福帶兵出哨。該邑新城名埤

頭，以竹爲圍。王令先調義民林萬掌來城，帶領壯勇防守。林萬掌，番格也（娶番婦爲室，謂之番格）。世爲義民。其弟林萬能與壯勇首林恭及各匪裝作義民，砍城而入，直闖衙署，殺傷王令，割其首，携之出。群匪肆搶衣物、貨財，囊括而去。張典史出而復返，救援印官，並被殺，亦喪其元。王令妻張氏被傷，臥路旁，居民移之家，見其將死，又曳之出；死，以葦席裹其屍，淺瘞於署後，卒爲水所漂沒不可得。其姊孀婦孫王氏立溪水中，越日死，尸尙立水上。長子王鈞受九傷，未死。次子王湜方十歲，賊收爲子，命呼父；曰：你殺吾父，是仇也，非父也。義民救出，並王令之妾，同遁火藥庫，賴參將曾元福防護得生。火藥庫在城內，極堅固寬敞，官兵遁入者數百人；曾元福聞變入城，奪門入此庫堅守之。賊以火攻，以水淹者數十次。糧盡，則密與居民約，以糧食出，使兵故爲搶奪狀，運入庫；然被賊窺破，多被殺。火藥庫不失，則城陷而不陷；而軍火未落賊手，不至益橫。前參將安定邦與其妾皆前月死，賊聞其多藏也，破其棺，取釧飾，復焚其署。棺皆爐，餘骨數塊而已。子一、孫一、女一，在火藥庫得生。

鎮軍紮營北門外校場。

五月初二日五更後，聞城外吶喊聲；天明圍城，攻東、南、西三面。城上鎗炮齊發，擊斃多賊。賊稍却未退，登澄臺四望，城內無火起。手劍登埤，令兵勇縋城殺賊首級，予重賞。於是紛紛下城追殺，生擒上城，手刃梟示共十餘人。賊退，屯聚附近各莊

，派飯封穀。初三日以後，嘉義城被賊攻數次未破，鳳山火藥庫疊被圍攻。嘉義縣營連獲勝仗，擊獲首從匪犯多名。

初四日夜間，賊聲遙起，賊攻撲郡城小東門。時，海兒病痢極危，二十餘日粒米不入口，每晝夜瀉痢百十次，萬無生理，只可聽之不顧，免死賊手耳。然奄奄未絕，終難棄之。是夜令顧姬用衾裯抱裹，越署後圍牆，緣梯攀樹，踰入附近之紳士黃應清閑屋內暫避；桑姬同榮、元兩女亦踰牆入民家。嗣聞賊仍退，海兒在小屋內湯藥皆不能應手，熱益甚。次日夜間，密使人往覘之，危在呼吸；不得已，又令毓恒姪背負踰牆而返，二姬亦後歸。姪孫醴泉之婦張氏，孀居二年，相從不忍去，能操土音，故居民肯納之。海兒病至六月，已數旬不食，忽坐起索韭菜麵餅，連吞三枚；從此，進米粥。有道士名海上方者，素不令治病，不得已姑試之，服其藥數劑而漸瘳。家人迫移居，曰：無妨也。外間童謠云：少爺好，賊就了。初二日早辰，賊攻城時，顧姬已抱之出室。時屋上皆壯丁持刃環伺，家丁各帶刀劍利器入內宅將護之出，兒已昏暈；旋聞賊退，仍寢之牀。生死間不容髮，一線之不絕者天而已矣。初六日大雨，賊又來撲東南門，擊退。

初七日以後，嘉義仍告急，道路不通。以印函細卷如針入烟管中，或藏草鞋內，或置髮際，然往往被賊搜出，殺之。

初十日，鎮軍移駐浦姜頭地方，賊屢攻營，皆擊退之。

會銜拜摺一次。

十一日以後，日夜分派丁勇出哨。賊勢日熾，謠言夜間攻城。夜宿城上，天明出北校場巡營，冒雨點派弁兵及義勇分起往大穆降地方擊賊，因雨未能痛勦；然賊勢少衰。十五日以後，議派兵南征。委署游擊夏汝賢、候補縣鄭元杰督帶兵勇二千餘人，又派西螺壯丁一千人、水師兵丁二百餘名，並諭粵民分路協剿（郡城外席地坐，以酒與壯丁同飲，送其行）。

二十六日，單銜拜摺第二次。

六月初一日，夏游戎帶兵至城外駐紮。臺灣府裕守以自郡至鳳山皆賊莊，全軍覆沒，奈何！應之曰：余同死。兵紮城外不行，余出令斬之，并自刎；衆止之，乃啓行。兵出城，而賊莊皆改樹義旗，先畏賊而不知官兵尙能前來也。局近鴻指圍，有荷池，余坐其旁。或問之，指荷花曰：鳳山不收復，此花下竟吾尸可也。

初二日以後，沿途遇賊接仗。

初七日，官兵克復鳳城。委前淡水廳史密、臺防廳洪毓琛督帶壯勇、屯番赴鎮營剿，澎湖營游擊王國惠帶兵四百名赴鎮營。

初八日以後，連次勦捕北路賊匪。

十五日，移軍大社地方。

十六日，渡曾文溪，移軍茅港尾。

十七日，大風雨，平地水深數尺，至旬日未止。

十八日，單銜拜摺第三次。

十八日以後，北路賊漸窮蹙分竄。連日報獲首從逆犯多名，由郡局及兩路軍前正法。各莊民皆立義旗助勦，獲戕害高知縣之首犯李石、從犯張添、李知仔，先後委員押往該故員柩前凌遲，令其子高人鏡監視行刑，剖心致祭。獲戕害王知縣之從犯黃汝從，令其屬立該故員牌位於高故令之右，亦剖心祭之。

七月初一日，鎮軍起營往嘉義，賊匪將逃入內山。有義首葉占春、葉陽春居山前隘口截之，賊首以千金並馬匹假道入山，不許；同各莊民圍捕，拏獲偽大元帥、偽軍師、偽先鋒多人解營內。要犯檻送郡城，審明正法。

初十日，單銜拜摺第四次。

十二日，鎮軍軍營單銜拜摺第五次。

十四日，鎮軍凱旋回郡，鳳山縣營報獲偽元帥、偽軍師等犯。督兵赴東港一帶追剿逸匪，賊復糾衆拒敵，擊敗之，殲擒多人。

獲洋盜首犯紀猫生，係與內地會匪糾約來臺滋擾之犯；並獲其夥匪二十餘人，分別正法。

十五日以後，獲偽總軍師施神助等凌遲正法。偽軍師爲統轄各偽帥者，坐居中，各偽帥皆拜之，唯令是從。有公案，籤筒、筆架、刑杖畢具。乘官轎，鳴鑼開道。擄獲官人，請偽令發黑旗殺之。黃紙封條寫「大昌國去清復明天德王大元帥」。或云：「鎮東、鎮南大元帥」，旂幟亦大約相同。偽印皆是木戳，刻「某路元帥」等字。賊皆以紅綢束之腰間，鄉民進雞鴨，不許縛，不去其首，蓋自避忌諱云。賊有偽令，殺何項官職，卽以其官封之；故必取首領以獻功。自五月初至七月中旬，太守裕鐸佩刀夜宿城上小樓，大風雨不止，以手擎蓋蔽之；四圍皆藏火器，不敢設燈燭，蚊蚋齧其身殆遍，計七十餘日。賊撲城時，手燃自製竹炮擊之。

八月初一日以後，洋面匪船出沒無定。

澎湖營拿獲匪船三隻、盜匪三十餘人，犁沉船一隻，起出內地小刀會匪偽印布及奪獲炮械多件；各犯卽令就地正法。獲犯供攻郡城時，見城上人馬無數，有女兵、有孩子軍，重疊如山。城外天后廟、太子廟顯靈，云賊初至，有白髮老者叩人門戶，催令上城，婦孺皆運磚石，紛紛擊賊。內宄持刀，從巡城各官後，臨時皆入鞘，拔之不能出。有見黃旗立城上，偉然丈夫，俯臨堞間；皆謂開臺王出現云。自五月朔起，至七月初旬止，城堞燈火如星列，義民壯丁以數千計，刀鎗密如櫛，晝夜出入其中；夜半偶下城，各巷口亦刀械林立，不至爲奸宄所害，亦幸矣。

署中衣物無多，皆不顧。惟書籍卷冊三十年心血所存，不忍付之兵燹，始而埋甕於地以藏之；繼移至軍工廠神龕內，並語紳士門人：萬一有變，請寄之家。事定取出，皆爲白蟻所蝕，盡爲齏粉。愛之適以害之，過於求成而反敗者，類如此。然民間謠傳皆金葉云。衣箱止六隻，端午發賞各書役，皆不肯領。

署幕皆挈眷不知所之；事定，稍稍復返。誓守不去者，姪毓桂、蘇人王禮堂二人而已。毓恒姪持戈從行，尙不至退怯耳。通州人張九金，扣佩刀相從，帶壯丁巡行。

七月間，天西北一星光芒上射數尺，其形似戈，想卽檣槍也。數日而沒。

顧開泰，如阜人，向游幕鳳署，不及於難，孑身外竄。事平至署，言鳳山事甚詳。亂將作前數日，夜聞鬼鬪聲，俗云陰兵造反。此劫數之不可逃歟！

日居郡局附近之鴻指園，夜間巡城。兒病沉，不能顧，惟屬家丁妥寄其骨於故土；自以落齒二及手足指甲封寄於弟，如事不可爲，以此附壘先塋。

五月十九日，有旨令帶弁兵內渡剿賊，制軍復奏以臺匪滋事，不果行。

內地會匪黃得美，富豪也。武生林俊，爲永春州逆首，世代皆紳衿望族。臺郡內應者，皆謂廩生許廷道（卽許大炮）。其人平日結交奸匪，爲游惰之士，有立旗寫其名爲僞帥。其叔聞之，灌以毒而斃之，報官存案。日久，聞其仍在城廂藏匿未死。八月十八日鞠其母並妾婦等，始獲案；驗其埋葬處，委員開棺視之，止存衣履，無尸身。蓋死後夜

閻復抽棺底昇出救甦，吞烟後，有伍姓以藥治活。該犯自斃奏疏已具，幸而中止。海外與內地不同，萬一疏失，內地有事之秋，難以復全，密請制軍遴選鎮道人員以備瓜代。重洋迢遞，文報往返，不能以時日計，接替尙不知何時。一日在官，一日責無旁貸；然未可僅持「城存與存」之見，而不爲遠慮。制軍乃疑其與鎮軍意見不合，且以「意存推諉取巧」揭參請處。原稟內有「病軀力竭計窮、萬難支持」之語，兩年以來告病已四次矣，非臨時巧避也。鎮軍精力委頓，遲遲進兵，亦未能因私廢公也。

高鴻飛陣亡後，有人見其夜間制梃往來郊原，傳說賊匪攻城亦見之。數旬後，歸其元，面如生，奏聞。曾任彰、鳳等邑紳士有代備計文於書院設奠者。

臺地儲備空虛，逸安無事，已支持不下。今本年軍餉尙未解到，全恃向紳商籌借苟延，此必不得已而去兵、去食之時矣。夢擬一聯：精力已竭、計慮已窮，留文章、功名、專業於人間，嘔血救民、舍身報國；解官不能、請餉不得，置貧富、貴賤、死生於度外；丹心照海，赤手擎天。作勸民歌云：莫做總大哥，一身留首禍。派飯衆人飽，分錢衆人多。一朝打敗了，拿你當奇貨。領賞又請功，多半係同夥。二百餘年來，饒了那一個？莫從總大哥，拿你擋炮火。父母絕禪祀，妻子熬饑餓。都是好百姓，何苦入網羅！多少大元師，到底何人做？

八月二十九日公出，往鳳山安撫難民。三十日抵縣，提犯林芳等九名審明凌遲處死

，剖心致祭王故令、張故典史。初二日，親往哭奠。提前縣門丁追出侵蝕銀洋五百元，以四百元給已故令之子、以五十元給張典史之子、以五十元給已故下淡水縣丞趙啓光之母。兵丁有搶屠肉者，插箭游街。是日，提犯蘇棟等十六日正法。初八日，提首犯林恭正法。傳言中途有截刦者，故出其不意剛之，仍據實附奏。初九日至粵莊內埔，駐莊外帳房，令粵人撤堆，以便難民歸莊。粵人六堆，分前後左右之六營也。閩、粵皆息爭相安，始允紳士之請入莊。十三日，回縣城。十四日，沿途查勘被害阿猴、萬丹等莊，住山猪門劉都司署。十五日回郡，接頭團縣丞王衢稟報，鳴瑪蘭廳董正官八月十四日捕賊遇害，被戮首領而去；檄王衢代理剿辦。後王衢誘奸民入署手刃之，地方始定；首從逆犯以次就擒正法，首犯鬻祭董正官。事竣，請奏加優獎。

十月，淡水廳屬閩、粵分類，獲犯張阿達等三十二名；漳、泉分類，獲犯廖狗漢等八十三名。斬之。

十二月，郡城兵丁械鬪，互有死傷，鎗斃居民二人。親往諭止查辦。某日，衆兵闖至道署索餉大譁，毀其窗牖。署中幕丁疑寇至，皆越牆遁。余升堂面諭，言語不通，但鼓噪而已。各營將備來，驅之去。將具奏，又固求免，環跪請罪。因率其隊長同赴內宅，令搜檢箱籠，並搗地板令視之；又帶往帳房，啓覆驗之，皆見其空空如也。主將請自發落（聞其棍責者，皆先給錢），實則疑道署有私蓄而愆慮滋鬧也。營務尙可問乎？初

邵內宅存銀二千兩，發局鑄洋鉄發軍餉；衣服兩筒，發交各書役爲節賞；皆固辭封識存庫。事平，另給賞取回。然其始，官紳皆謂藏蓄多金也。

五月初十日，致鎮軍手札：此時不由中路殺進南路，則鳳山火藥庫必失；火藥庫失，則郡城必危。我輩不死於賊手，終死於國法。與其死於法，毋寧死於賊。惟有舍命一戰而已。弟言盡於此矣（時鎮軍紮營北門外）。

致各司道書：自過海上岸，耳聾喉暗，恐叩謁兩院不能明晰面陳。謹瀝叙下情，伏祈婉達。上年逆匪擾亂，各處同時並起。恒鎮主屯兵暫守，兼顧郡城，弟主進兵速戰。是以第二次單衝摺內，有「能守方可速戰、非戰不能久守」之語。主戰者，兵貴神速，慮其老師糜餉；且料定官兵一到，脅從即皆爲義民，可期必勝。主守者亦爲兵單賊衆，不敢輕進，致失機宜耳。不久，南路尅期收復，北路不傷一兵，大獲全勝，而後郡城重地得以安全。既於公有濟，似不必再問其意見之異同矣。當其勢處危急，不及詳呈印牘，於城樓用寸箋奉書一二行，飛報內地。實以此次與往年偶爾滋事情形不同，且與往年內地安靜兵餉計日可到之時不同。彼時臺、鳳兩縣官一、二日連被戕害，軍民皆謂鎮道必不免罷斥。若輩安知聖恩優渥，准其將功贖罪；五日京兆，漸至號令不行。況餉需短絀，兵勇難保必無內變，恐全臺皆震，非密請及早派員前來，萬一如漳州鎮道之同日遇難，則海外一隅失而復得不知何時；卽不至戕害，受恩深重，豈得以一死了事，不顧其

後？目擊恒鎮軍疲憊已極，弟痼疾日深，數十晝夜風雨奔馳，殘喘一線。其危殆情形，皆萬無生理。此時固不容稍存戀棧之私，亦不暇計及規避之巧；幸而保全，實賴皇上洪福，非盡人力也。近年疊次求退及臨時陳明病軀苦情，皆爲地方起見，仍照常辦事，將臺屬逆案、亂案次第完結，並不敢稍存諉卸之心。再，郡城圍困時，鎮軍駐營北郊，聞有兵丁持刀直入帳中，外間百姓漸致訛言激變；及探聞密稟另請署鎮，人心稍定。外間見弟病容，風謠更甚。前後左右，大半皆賊。勝從（？）賊之人，刻刻寒心，紳民以重資專僱快船內渡請員，大局方能保固。十日後，密遣兵丁故爲造言：道缺委來道、鎮缺委呂鎮，業已配渡，不日卽至；遠近皆見安靜，似草稟數行，亦不爲無益。卽今邵署鎮瓜代，極爲得力，究於地方有益，何嘗爲一官計耶？惟究係冒昧上瀆，咎無可解，此時萬不敢再自引退；如俯念海外勤苦六年之久，准其乞休。感甚！幸甚！

答某友書：海外數年，艱苦萬狀；幸荷天恩，得晉一階。自揣精力已頹，然內渡登岸，近在省垣，諸事有所秉承，非比獨當一面，責任綦重。且治理刑名，爲一條鞭之事，尙可勉竭駑駘，期無隕越。當伏汛風暴冒險而來此，度德量力，自知尙明，不敢廢棄而甘受推諉之責。若仍畀以軍務重任，精神不能周到，終誤機宜。一身之存亡不足計，如國事何？當此時勢孔棘之秋，居官者存畏難之見，不可爲臣子、不可爲屬吏；然不畏事須能了事，如不自揣量，但曰死而後已，完名全節，自己之事則了矣，於國家奚裨焉。

？不敢誤公，故不敢諱病；不敢昧良，故不敢告病。有一分氣力，辦一分公事。仕止久速，用舍行藏，任天而已。

寄湯敬亭書：近況累牘難罄，征塵乍拂，不及作札，謹將上年疏稿寄呈，可以知其顛末矣。自述一卷，聊代面譚；拙詩並呈一祭。金陵似可挽回，吾鄉或當爲樂土。此時，我輩尙有命、尙有家，卽爲萬幸。仲弟幸博一甲科，仍以原官銓同知，而偏得安慶一缺，命窮固無如何也。去秋由天津挈眷口浮海至山東回南，同受風波之苦，亦前定耳。尙未知赴任否？

自題詩錄卷首：癸丑臺陽寇警，僕人以書笥入地藏之。事平，偶憶及，似有來告者，亟取之，白蟻食者過半矣。再遲，則爲劫灰矣。零箋斷簡，携至省垣。林廉叔上舍，博學士也，爲補綴之。詩鈔五卷，復撫拾錄爲一冊，公餘重加校訂藏之。

存稿自記：咸豐癸丑臺陽寇警，僕人以書笥窟地藏之，想其半生心血化爲劫灰也。逾三月，全臺平，鄉人王禮堂發其覆，皆成泥沙，爲白蟻食者過半矣。擬存什之四、五，殘篇斷簡，携返榕城。於乎！宦游三十餘年，存者僅此耳。道路萑苻之患、風濤戎馬之驚，尙不至卽與草木同腐，又幸之幸者也。甲辰祀竈日，記於五福巷旅邸書館。海兒隨侍，授四子書，是日讀畢，並記之。

斯末信齋全錄，三十餘年心血所聚也。鞅掌道途，必携挈不離左右。癸卯仲冬月既

望，辭聞郡，往成都，以補鈔詩錄並入篋中，交陳姬、桑姬藏之。行至廣元，余由成都遠行至嘉平。十三日，並歸棧道。除夕，抵長安。甲辰新正六日，自長安登車而東。二十四日，至山左濟州，迎待慈輿言旋。二月六日，內子偕弄姬先由陸路南歸，以玆集諭屬携回家中；以家人請壓車轅，須用書笥乃穩重也。行至袁浦，買棹沿流而下。二十九日，泊淮揚之臺北口。夜有盜入，擡兩書篋登岸，剖而視之，仍棄河干，玆集在焉。錦繡珠玉不足惜，惟筆墨精力所存，心焉擊之。隨帶萬餘里矣，乃竟片紙未失，喜且欲狂。宦游二十餘年無長物，所積蓄者，此耳。然行裝亦粗具，衣囊賴此以遮護之，穿窬者在此不在彼，又未始非平日鑽故紙之功也。五月望日，舟抵姑蘇。偶檢閱之；附記以誌幸（補錄）。

斯未信齋全集數百卷，皆以臺產雞皮紙爲面底，削樟木爲夾板，分冊繫之以帶。樟能辟蠹，故年久無殘損，乃一朝而爲塗炭。然以紅絲格書者皆無害，蓋硃砂之氣不能近也。古人丹鉛並用、不廢研硃者，今而知其用意之有在矣。又聞粘糊以礬或椒漬水爲之，則不生蟲；以浸書板，亦可久云。並記之。

臺郡紳耆陳泰階，余己卯同年也；敦行績學。子尙恂以選拔出余門，助其贊應朝考。歸數日，而泰階病歿。不久，而尙恂亦逝。惜哉！其伯陳震曜，由陝西州同引疾歸，亦篤行君子也。子尙恭，舉鄉闈，余所取進，入庠鄉榜出余門人王蓮叔（師儉）之房，

望其連捷。旋聞震曜亦故，聞訃而返。邑有忠信，地方之指臂，此爲宰之須得人也。乃相繼而歿，亦地方之運數歟！震曜著有歸田問俗一卷，論時事甚剴切。

甲乙日記

甲寅三月初十日，奉檄調省察看，以請罪摺發督撫查復也。

四月初二日，奉文：正月十三日奉旨升授福建按察使，旋因督、撫奏覆撤任，另簡放瑞璜。初八日交卸，移寓署西舊館，接內人凶耗，命子女易服設奠七日。

五月初一日至初十日，紳商士民及書院、義塾子弟並吏胥、兵丁分起送傘匾，設長生位於各廟院。

六月十七日，自郡起行。初，以檄催赴臬司任，而水陸不靖，未能即行。向來配渡至泉廈進省，興化屬楓亭驛爲必由之路，餘逆尙屯聚阻截，商旅不通。官員內渡，向例商船應差。臺地各口萑苻充斥，難以配渡。因函致廈門廳僱備夷商合置之夾板艇船，銅底而礮尤利，索價洋鈔二千元，不惜也。省城適有委員唐均、紳商王朝綸等奉委赴臺勸運米石，即乘所僱艇船而來，原約放至臺郡海口鹿耳門，直駛福州五虎門，則臺內陸路驛站可以無擾；乃該官紳等但知便己，王係嘉義縣人，收泊嘉屬五條港下湖地方，即余戊申來臺登岸之所。距郡城約二百里，原船已入港，不復移泊，不能不仍煩輿從前往就之。行李運送尤艱，適有委員搭坐粵艇至郡城港口，即僱爲副駕，一以免水陸驛站之煩擾，一以便竊留臺地之搭客回內也。海口商販畏洋盜，不敢前，因兩艇開駕，皆隨行。

且米穀貨物流通，於民生亦便。或以多費訾議之，應之曰：有宦棄被劫而出多金取贖者，何如此之利人、利己耶！前數日，卜籤於署內天后宮，有「中流自在任夷猶」之句。是坐夷艇，亦定數也。是日，往茅港尾。入館後，乃大雨，送行僚友回郡輿服皆沾濕，雨初下在南方也。十八日，住鹽水港小憩，宿樸子脚。各莊素爲海口盜藪，所過鄉村中皆有積匪，不但無犯，且保護維謹。或有以鼓吹隨行求賞者，皆麾之去；曰：清官無餘錢也。十九日，邵捷軒總戎自北路回嘉城遶道送之。

二十日，門人周維新、許鴻書、吳敦禮、陳昌年、吳國英諸人並至樸仔脚送行。二十一日，見東南陰晦，大雷雨。旅館在海濱，草屋三間，無戶牖，方以飄搖爲懼；逾時即晴，而雨未及。

連日阻西北風。是日申刻，祭告海神；門人吳敦禮等恭繕宣讀焚之。是夕，轉東南風。二十二日辰刻，見郡港放來之副艇至五條港外收泊，隨即挈眷口登小舟擺渡赴正駕船。潮起風急，頗苦顛簸。近正艇，以紅帶挽而上之。吳生、陳生、蔡生鍾靈、翁生志朝皆送登舟，義首蔡得陞率壯丁十人送渡海至省城。夷艇官艙有四，向止讓其一；以余僱坐，全讓出。內外精潔，鐘表羅列左右，佩刀、小鎗周圍懸挂，上有天窗，極明敞。無如油漆之氣、腥臊之臭，一入鼻而嘔吐不能止。乃挈兒女並居於桅艙下。上有方井，仰接天光，居之甚安。夷人固請入正艙再三，譯以故乃止。親友及奴僕姬婢皆以次枕藉

於中，兵勇及搭客並雜處於艙之前間。潮起舟簸，多眩暈，終日側臥不動；余及兒女輩尚能飲食。海兒病愈，髮落重生，短毛蓬蓬，然與夷人嬉戲於帆檣下，不知其爲非我族類，亦不慮風波之險也。時同舟者榮秋姪，王禮堂、顧鴻達兩友、家丁湛周等六、七人。程雨笙內姪，海兒受業師也，分坐副艇。二十三日，停泊理篷索。二十四日寅刻，挂帆放洋。前夕與海兒拜於船頭，求風水平順。是日巳刻，隱隱見澎湖島，扶桅四望，波平如鏡。夷人以手拱而喜笑，不知所云。譯之曰：好順風。掌舵者用小燈罩於羅盤上，但看針指一字，向往直駛，無從辨何方也。行至淡洋界，須并力上駛直北，然後折而南下，方近福州洋面。舵工言：此時風須略兼東北；果如所云。入黑水洋時，船身微顛簸，然風正，當船尾止覺進退隨浪高下，而杯水不外溢。深夜時，顧姪仍檢料茶飯，下及婢僕，非如來時不能坐立也。兒女入船頭所度肩輿中四望，不覺風露之寒。

二十五日辰已間，微見遠山一線，頃刻已近五虎門，旋抑入閩安口。連日風順浪平，正在暴期前後，尤未易得。惟近港時，舟人似有懼色；防觸礁也。二十六日，舟泊南臺大橋候潮。

二十七日登岸，駐南臺中洲汛弁署。是日副艇亦到港口。

二十八日入城，謁王春巖制軍，並晤各司道。時，新中丞呂堯仙尙未到也。二十九日謁有將軍，移寓福州省城內五福巷。

七月十九日，海兒生日，同往天后宮設供謝神，並演劇，備酒食。海兒以嫡母喪持服，先回寓。余携兩女小憇廟院，方謂何修而得有今日也；乃午後奉檄委赴漳郡查辦事件，並會辦古竹寨軍務。二十七日出省。時，興化屬仙游縣方用兵，驛路不通，水陸遶道前進。前一日，海兒偶患病；是日稍愈，於輿前含淚送行。閏七月十一日，抵漳郡。初，中途聞石碼、海澄有變，傳言漳郡閉城，從者不敢前。行將近漳境，無一人迎接者，實則兵役由水路探迎也。兵燹以後，道路久無行人，且道府往來有被刦擄者，不得已暫憩荒郊草舍。鄉民勸其速行，久住恐被匪黨牽累，笑而應之，屬居民爲擊柝守望一宵。跟丁江升有舊主人張克寬，臺灣拔貢，住東埔莊附近大路；乃暫移居其家二日，款洽周至。漳郡人來，始知石碼等處已安定，郡城無事，遂起行。途次有撥兵迎護者，概却之。將近城，遙見人如蟻聚，漫野而來。方驚訝間，有人報云：漳郡紳民數千人，奉香花出迎也。及入城，各街燈綵，設香案，如九年前去任時。父老尙有舊相識者，持其鬚，如他鄉遇故知；且大亂之後，依然無恙，深欣幸耳（癸丑城陷，鎮道皆遇難，漳人克復）。寓霞文書院，山長韓盪溪（銘），仲弟癸卯同年，昕夕晤叙，相得甚歡。查辦裁兵並查捐輸實數，逐名榜示。古竹寨戕官匪黨，負嵎未克，後龍溪縣令趙珠浦率兵勇平之。昔年招撫收用之黃某、林某，皆來謁，並以軍務獎叙得頂戴（黃仁舊名大鳥）。

十月十一日，奉檄赴廈、泉查辦事件。是日，住石碼，紳民留阻，許以復返始放行。

。又奉檄赴仙游督辦軍務，文自牧令以下，武官游都以下，並歸節制。十三日，由石碼浮海抵廈門，自留五店渡海至惠安。十六日，由沙格渡海至泉州。二十日，抵興化。二十五日，回福建省。

十一月初一日，赴興化。初十日，至仙游。撫局已定，回興郡。

十二月初一日，奉文調審革員朱璐京控案。初四日，返省。偶讀質直談耳一書，嘉定錢肇鼈著；內載故名臣尺牘，節錄置座右。

復陳頌南書云：無事若有事，實力巡防；有事若無事，樽節布置。風謠之起，大約不外圖緩催征、希募壯勇耳。

惠安驛館壁間書唐人句云：花開蝶滿枝，花謝蝶來稀；惟有舊巢燕，主人貧亦歸。又有句云：身閒不老真天爵，官散無憂即地仙。

曩有漳人蒲玉田者，爲余作登岸圖（時抵臺之次年也），屬沂泉書覺岸說於卷端。癸丑寇警，僕人窟地深藏，螻蟻蝕之爲齏粉矣。及回帆內渡，于役漳南，漳人賴寬臨復繪此，記歸舟登岸也。歸而登岸，則真登岸矣。仍檢舊作補錄存之，亦不忘其初之意也。

題劉炳輝（江西拔貢）地瓜考後：向在山左，曾遵劉眉生方伯勸民種薯。各省推廣行之，洵救時之上策也。海東課士咏地瓜四律並錄寄之。

張幸田同年以諸同人幻想十咏詩屬評定之：補天、縮地、填海、移山、療妬、賣癡

、點金、種玉、辟兵、卻病。卻病句云：那便身無壞，惟求心太平。瘵妬句云：寄語瑤臺諸女伴，鴛鴦莫繡繡倉庚。點金一首：囊中無物可纏腰，妙手空留水一瓢；不必請仙須逐鬼，仙人能煉鬼能銷。幻想十咏，題固絕妙、詩多好解；盥誦之餘，不覺技癢，草效顰，諸君當一大軒渠也。旅館戲咏十首，錄寄辛田。辛田詩牌諸作，賦物尤工。

乙卯二月十七日，領咨。

三月二十二日，出省起行。

四月□日，建寧道中奉羽檄，折回崇寧，調仙霞關屯兵防剿安徽、江西竄匪，暫駐浦城。旋探明賊踪遠颺，二十四日自浦城起程，由浙入蘇。

五月二十日，泊福山口。二十二日，渡江入任家港，午刻抵里門。

七月十六日，室人、仲弟並出殯厝陸洪開，著悼亡自述令原記。

八月十五日，住東阡先塋側，六弟同寰姪、海兒隨侍終日，海兒侍食於孫麗朝家。是夜無月，命家人王祿抱兒冒雨先歸。握兒手，命讀書，毋出戶，毋貽母憂。含淚再拜而去。次日放舟至餘西，謁舅父母（七旬齊眉，孫曾、子女三十餘人）。後至白蒲鎮，謁沈飴原姻伯；至內室，命其孫女拜見（戊申年許字海兒）。謁沈禹東太姻伯，年九十有四，坐談不倦。初，丁未秋北上時過揚州，飴原丈主講梅花書院，來舟叙談；兒方三歲，依其膝前，以貂褂拭涕洟，丈摩其頂而笑曰：吾欲以爲孫婿也。

二十三日，至丁壩；母舅同行，至此分手。二十四日，至如皋。二十六日，至邵北。九月初一日，抵清江太平莊，寓孫軒臣姻翁宅。珊女已夭，後軒臣領歸，附葬祖塋。初十日，自清江北上。十九日，至泰安府（寓舊僕袁升宅）。二十二日，登岱（自去任已二十二年）。岱宗坊前，庚兒、聯女壘冢尙存，土人爲封樹，家人袁鴻立石記之；焚紙幣於其旁。門人程燦策、盧漢倬等同集白鶴泉公餞。二十五日，抵濟南，寓門人毛寄雲宅（辛卯出本房）。重至燕園，門徑全非，鞠爲茂草，愴然久之。同寄雲遊趵突泉，自壬寅餞別，已十二年矣。

十月初六日，自濟南起程。初九日，抵禹城。沿途水潦，陸地行舟。是日，六十生辰，於茅舍中食麵一盃。夜宿縣令徐子信署中，蓮峯同年姪也。二十二日，抵京，由黃村入彰儀門，住通州會館。念及仲弟昔年每到京時，把臂歡迎，聯床共話，不可再得，垂淚長嘆而已。同鄉京宦無一人，惟閉居戴某、沈某及同寓之王子鍾三人，感慨系之。仲弟舊宅在八角琉璃井，宅內只談風月之軒，曩余所信宿處；今租於人，過其門而不忍入也。

十一月初六日引見，初七日召對養心殿。十二月二十四日，奉旨馳驛前往河南幫同英桂辦理剿匪事宜。二十五日，召對（詳年譜）。

易敦甫師按臨江蘇，己卯科試，余列優等。庚辰通籍後，先慈五十壽，賜聯句云：

鶴壽開大衍，鸞誥佇崇封。後七旬，書「慈徽福蔭」額寄贈。仲修弟乙未副榜座師。三十餘年來，屢次入都，時親座右，曾爲余題泰山觀日圖、鐫燈課讀圖。此次冬月到京，次日卽往謁。師狐裘蒙茸，危坐一室，座滿几而不掃，終日手鈔孟子。問余孟子應居四科何等？答云：德行之次，言語之上。頷之。縱談逾時，無欠伸之容。命僕市餛飩、粉條同食，餘瀝令僕啖之，勿棄地。謂余昔官泰山，今由臺洋回，適合楊子「升嶽浮海」語；因求書小幅，並加跋賜之。又書二綾幅，一大雅「謹爾侯度」數句，一周易「危者保其存者也」數句，謹裝池藏之如拱璧。十二月某日，賜余珍錯；問知爲生辰前一日門人所餽。亟往拜祝，却客不設筵。因登其堂，北面再拜出；晉謁四、五次，惟此次未見。呈番錦兩端，臺洋產也，固辭；問其止值十餘金，而後受之。出京往辭，師方親洒掃，簡料年事，不見客。聞余將之汴，卽傳見。命之曰：盡心力爲之，不無小補。向策杖送至寢門階下，命次孫世兄送出；此次必曳杖送至二門外。曰：將遠別也。彼時心知再見之難。而不料出都未久，卽聞遞遺摺，一別竟成永訣也。計函述遺訓：服官者盡心國事、讀書者篤志儒行，勤補拙，儉養廉，敬持身，恕接物。遺摺云云，入語錄。謚文端。

穆鶴舫相國，向無淵源。惟任泰山時，驛館往來迎送凡九次。曾請登岱，皆以亟復命辭。末次北上，又奉命中途折回，因約司員史椒圃、汪竹君卽日同登。已過午，供帳

、輿從皆未備，咄嗟立辦。昏暮尙在山腰，舉火隨行，余殿後，有句云：仰望燈光近星斗，方知天使出天門。及登頂，已一更餘，約次日登養雲亭觀日出（亭有聖祖御筆「養雲浴日」額）。夜將半，大風怒吼，人不能立，請中止。相國曰：雖雨鐵，亦須往，乃以氈衣周身裹之，數人扶掖而上。及至亭間，則風已止。幸在玉皇頂後峯回路轉，不與風相當也；皆謂相國爲福星。時天未曙，同坐憑欄，言西山、玉鬢山諸名勝。及日高天曉下山，口占詩二律：有「皇華九度未登臨」；又云：「爲有風流賢令尹，載携斗酒話宵深」。後至楚省，又手書近作寄來。每至京往謁，呼爲老詩友。聞其病革，往見之，扶枕伏几喘嗽不止。命僕取刊詩集一函，授曰：昔年登岱作，亦在其中。問有山東阿膠否？行篋中尙有存者，亟以贈之。聞次年元旦溘逝。似此一見，亦所以了夙緣也。

沈繼卿親家適自南來京，臨別贈銀三百兩，並出課兒圖示之；同霽吟弟詩稿等件，託其寄家。後途中寄書云：吾通之殉難者，不出皖、豫之區。安徽學政孫蘭檢，前歸德商邱縣錢蘭臺二人，余嘗夢謁雙蘭祠，此行未知能生還否？瀕行所贈，爲將來小兒完婚之用。彼時未便明言，致貽諛英雄氣短耳。在京時，星者推兒八字，當尅妻。余意當在有室以後，不料次年卽聞沈女之逝世也。乙卯秋，北上過白蒲，謁鮑原姻伯，嘗命出見。余笑云：初見海外歸來白髮翁也。極端莊敦厚。丙辰年，繼卿挈之官山左，中道而殂。每一念及，爲之惻然。

丙辰日記

丙辰正月元旦，出彰儀門，大雪。黎明，赴前門武廟卜籤第六十一。同行之顧鴻達往求亦得此籤：嘯聚山林兇惡儻，善良無事苦煎憂；主人大笑出門去，不用干戈盜賊休。籤註：雖有險，終平夷；有神相之，陰消禍變。

初六日，往保定府。巖叟公舊仕之地，二百餘年矣。時，張詩齡同年按臨考試，方閱武外場回，邀同小飲，贈以臺洋大螺杯一。行篋中存有巖叟公同善錄並墓誌銘刊本，分送學使及府（史守）、縣（錢令）並寄徐梅橋同年（時任禮部尙書）。

十五日，宿湯陰岳忠武廟，得忠武文集四卷。殿前碑碣林立，有孫文節公門人立石，記公助岳氏後裔奉祀生事。

十七日，抵衛輝府汲縣。縣令李叔雨（澍），山東歷城人，門下士也。余癸卯由蜀回山東，道出衛輝清化鄉，在道旁娘娘廟求嗣，抱泥娃歸。越乙巳，得子，未酬愿，屬叔雨代估修之。

二十日，渡河抵開封府。

二十三日，拜摺報抵豫日期。

二十七日起行，赴歸德大營。

二十七日，抵歸德府附郭商邱縣。商邱宋牧仲（犖）先生，睢州湯文正公、寧陵呂子皆式其閭，益深向往。昔官山左時，曾夢牧仲先生用治愚弟柬帖來拜。道光庚子修濟寧州志，名宦祠內缺牧仲先生位，因補祀之。越二十餘年，至其故里，始悟用治字之由也。商邱北門外有滕文公見孟子處。古碣，在廣生殿門外文雅臺。園亭幽秀，奉先聖石像，爲賊匪所燬。旁有司城貞子祠，檀垣門額也，爲伐檀削跡遺蹟。另室祀邑宰殉難者，鄉人錢蘭臺與焉。當日微服過宋，殆亦如今日之捻匪擾亂歟！是桓魋，其捻匪之濫觴歟！近商邱蔡同春報進士，兵燹之餘，科名未絕，幸矣。東南一帶，焚掠殆遍，夜夜見火光各處延燒，生民塗炭，慘不忍睹。

二十九日出兵，先敗後勝。

二月初九日，出兵失利，賊逼郡城，兵勇潰散，督率紳民登陣守禦。

初十日，狂風大作，黃沙蔽天，色如血，並見火毯；賊迷目，自相殘殺。軍中見矛端皆出火光，夜雨見樹枝放光如綴珠（齊史：矛端吐火，主我兵勝）。

十一日，賊分股去郡北劉家口，入山東界剽掠；仍折至東南焚搶，歸雒河老巢。

二十五日，移營駐北郊，分兵紮營，寓大王廟。佛座前有甘泉井，啜茗甚佳。撫軍復奏請分駐劉口，爲北路藩籬。

三月初三日，移營劉家口；距郡城四十里，江南、山東、河南三省交界。

欽奉上諭：徐宗幹於山東情形素爲熟悉，既駐紮劉家口，即可激勵鄉團，以資扼守。昨已有旨嚴催崇恩帶兵赴曹、單一帶嚴密布置，着英桂傳諭徐宗幹與崇恩聯絡聲勢，並將曹、單一帶情形飛報英桂隨時具奏等因。由六百里加緊諭知邵燦、和春福濟、英桂並傳諭徐宗幹知之。

初七日，出巡至曹縣望魯集。二十日，至曹縣，謁山東撫軍崇雨舫中丞，住孫家花園。與前曹州鎮三星保會撥東省營伍札黃岡地方。

擒匪逼脅之慘，有不忍言者。括其資糧，毀其農器，不從則焚其室廬，再不從拘其妻孥，或以刃加頸，且令視其子女之以次殺害，仍不從裸其婦女將淫之。富貴良善之家，無可如何而勉從焉。乃以所奪之車馬，載其全家而歸巢。久則甘爲賊黨，偷生且夕。婦女誓死不從，罵賊不絕者，以刀刺其脣腮，鱗傷而死；乃取其簪珥靴履等物，卷懷而去，輾轉溝壑，不知姓氏、湮沒無聞者，不知凡幾。賊首亦或禁止淫掠，其匪夥以自載之帽蒙女之首，以自穿之衣裹女之身，車載幼女及笄，販賣取重價，名曰「果肚子」（猶云「花蕊」也）。有求贖子女者，以馬易之。殷實父老，倒懸於梁，以火炙其脇，問資財寄頓之所。有販烟土者，索之不得，鋸其兩臂，復鋸其頂腦，兩分而死。入人家，逼婦女服役，甚令侍枕席，卒殺其夫男而逸。或將年老婦女兩人相背皆結其髮，懸之梁間而去。鄉間空屋草堆內，時有藏匿婦女，已半死矣。

山東單縣世家朱姓女，適商邱任姓。任爲一鄉望族，捻匪焚其家，繫其妻妾子女而行，朱氏與焉。朱以重貨往贖，則見任氏眷屬皆背縛於樹，將反之（？）。或云領官兵打仗者，皆任爲之；遂盡殺之。實則任室爲官弁假館耳。

賊接仗無他技，先詐敗，俟官兵上前而兩翼以馬賊裹之，或棄擲財物誘兵勇搶取而後圍殺之（以錫爲元寶，棄之於地）。

賊不設營帳，小勝後分居各莊，飲博奸淫，無所不至；出其不意，銜枚掩擊，可聚殲也。賊多吸洋烟，五更造飯，黎明進兵，勿俟其整隊，則烏合之衆，亦易掃除。前隊皆脅從良民，以門板裝車而推之前進，以禦炮火；我兵站立不退，步步逼進，賊隊必却。彼本不欲進，不進則賊將殺之；我兵直前，則彼退步有辭。且賊敗則紛紛各自逃散，賊不能禁。然前隊被炮火所傷亡者，皆良民也。賊之死黨皆後殿，前敗即退；如窮追，則有埋伏。附近賊巢之耕牧者，官勝則簞壺相迎，官敗則戈戟齊集。屯兵之地無糧可采，滿目皆焦土也；且堙其井，無水可飲。蝗災以後，野無青草，馬多瘦斃。賊匪眷口裝作難民逃軍，紛紛聚集，敗則從之遠逃，勝則並奪鄉民車馬，滿載而歸。初不過強借、強搶，不至如此荼毒；治之不得其法，或以用重典爲辭，甚至不分良莠焚戮而激成之。皆曰劫數使然。嗚呼！雖曰天事，豈非人事哉！乙卯夏初，在浦城道中，夢豬兩兩臥地，而以火灼之，此燹字也。兵燹之難，其前定乎？三月初旬至四月八日連獲勝仗四

次，賊匪紛紛外竄。劉口先後盤獲正法者十一人，內有積匪一名，先經委員准其保釋，數日後仍在行營求充鄉勇。及訪實，復置之法，亦天網之不可漏也。決犯後，男婦老幼齊往磔之，或割其勢、或取肺肝烹之，尙未足以洩其忿也。

民之被賊害者，冤極矣；官再誤殺之，則更冤矣。卽殺之果當，而脅從者不敢散，久仍聚而爲害；是伸一人之冤，又增千百人之冤矣。然則如之何而後可？曰：誅其首，再治其從，少拿緩辦爲得之。

豫東西界鄉團萬餘人，無事耕市如常，有警募用而不令遠征。或疑其不常常訓練，曰：得其心，自得其力，可使制挺，挺何用練？且以助軍威，非必驅之使戰。兵與民分，卽練亦須農隙；否則，竭民力，又耗民財也。古兵與民合，故曰：以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。賊黨戰罷，則各自歸田；拒官兵，則號召立至。向我師募勇札營，糜費不可勝計。卽此已輸他一着。

鄉團義首或領千餘人、或領數百人，來劉口送驗。每回郡，則丁道口、朱孫集等處沿路團丁數千人迎送如堵。

四月十五日，劉家行營接家書，並顧姬寄來芽茶等件。二月初十日，在危城之中聞溧水失守，六弟署縣學訓導，自謂同遭此劫。見家書，知弟於前一月已告假回里，喜而不寐。

五月連戰大勝，十七日攻破雒河老巢，殺賊萬餘。白龍王廟勝仗，獲銅印一方，篆文「管萬戶府印」，面鑄龍鳳三年造。考元末韓林兒偽號龍鳳，或掘地得之、或舊家收藏之物，以此爲符讖惑人也。

二十二日，回駐歸德郡城劉口；附近各地紳民製旗傘送行，固却之。葛生敬軒以子弟課文及所作詩就正，軍營中罕見事也。檢虹玉樓稿予之，贈余湯文正公遺稿，內請毀五通祠疏，讀之勃勃有生氣。葛生之先爲顯官，贈家藏御翰書張說詩一幅，固却之；先人珍藏不可予人也。

商邱人侯朝宗壯悔堂集論剿撫各條，與目前情形脗合，有云：須知致盜之由，乃可收弭盜之效；得數十賢守令，天下太平可立致。旨哉言乎！

久旱生蝗，幸五月杪大雨。傳言徐州屬出兔極多，食豆苗殆盡；想田鼠也，卽詩云碩鼠。蟲螟之外，復有此災！聞二月初十日京中祀社稷壇，天色如血。近有物如黑青食犬。曹縣境內葦蕩中有牛吼聲甚遠，有食人之謠，久而不見。

六月初六日，撫軍奏劉家口一帶徐某到後，督辦團練、鎮撫軍民，地方極爲靜謐。臣現出豫境，宋郡未免空虛，已飛飭徐某移駐歸德，以資彈壓。

歸郡產西瓜最佳，名三白；白皮、白瓢、白子也。同僚贈至百餘枚，分與弁兵共食之。有皮白、瓢紅、子黑者，土人戲名「桃園三結義」。

十三日，接邱抄：初三日奉上諭：前任福建按察使徐宗幹着馳驛前往安徽，幫同和春福濟辦理防剿事宜。欽此。

二十日，由歸德起身赴亳州撫軍行營，定期南下。

二十一日，奉廷寄：歸德一帶自應有大員彈壓，以顧亳州之北。惟徐宗幹昨已有旨令其馳往安徽軍營，着英桂詳加酌度，如歸德一時無人鎮撫，即令徐宗幹暫緩前進。倘有結實可委之員，仍當令其速往廬州，藉資襄辦等因。

七月，准皖撫福奏：實心任事，深悉其才，飛催來皖，冀收指臂而作干城云云。

八月，英撫奏：會同西陵阿控制歸德一帶，以固北路藩籬，督同地方文武，搜捕永夏一帶零匪。

九月二十二日奏：同西陵阿撥馬步隊搜拿伏莽，堵禦陳郡竄匪。

十月初一日奏：派知縣周廣德、參將珠爾杭阿同赴永城、夏邑等縣，斃賊多名。

十一月初三日奏：會同墨爾賡阿督兵搜剿夏邑、虞城等處賊匪，殺斃一千餘名；擒獲擒首某某多名，即行正法。

十二月，駐歸德府試院。患病，旋愈。附近失火，親往撲救，不准兵勇一人擅往。某日，火光四起，逃難男女滿街巷；單騎巡防，夜不能寐。

各邑紳耆來營謁見者，隨到隨見，均着短衣、露頂，與之坐而問焉。或曰：民可近

、不可下。曰：治一時、亂一時也。寇至，衣履皆失矣。以貴下賤，大得民也。謙卦六爻皆吉，六爻利用行師，行師而鳴謙，謙之大者也。故曰：利用侵伐，毋不利以虛下人。集思廣益，臨事而不懼，不矜、不伐，皆謙也。唐虞用兵，亦曰『謙受益，驕則敗』。避亂時百物皆可棄，惟數卷殘編，拳拳惟恐失之；心血所存也。有句云：兵火餘生靠天活，保全骨肉留心血。

陳小坪（鼎箋），皖人，己卯同年。由庶常改縣令，仕山西，洊升知府。留豫，所居與余比隣。軍務之暇，竟夕暢譚。有子九人，得科名者半。其太翁亦由詞林出身，後任臺灣道。小坪自言幼有神童之名，見水車呼爲大表，宜以防風氏佩之。又咏新月如珪詩云：天邊一樣團圓月，每至中秋分外光；想是嫦娥生貴子，廣寒宮裏弄之璋。小坪又言官山西代州諸善政：代俗不尙節婦。有烈婦殉夫葬者，爲請旌；土人皆曰：不可。夫死婦嫁，易以爲殮；否則，又多死一人。竟尼之。婦有三、四離者。有夫外出，另從夫生子，而本夫必欲留其子而棄其妻。有私從人，而當堂竟求斷苟合者。有三夫一婦墓，後人皆貴顯，春秋並祀之。嘗有一婦改醮五次之案，婦跪堂下曰：大官長正側室五、六位，爲夫者豈一官耶？人皆捧腹，小坪亦笑而宥之。蓋代州舊西戎也。

丁巳正月二十五日，寧州行營奉上諭：補授浙江按察使。

二月初一日，拜摺謝恩，請陛見。初二日，回歸郡。初三日，英中丞奏：自到豫一

年，激勵紳民、整飭團練，籌辦悉臻妥協。歸德情形稍鬆，浙江防堵喫緊，自應令迎摺北上，恭候諭旨。十二日，由歸郡赴汴省。

二十五日，奉上諭：着卽赴新任，毋庸來京請訓。二十八，接部憑。二十九日，由汴起行，至山東曹縣南下。

三月十四日，抵清江，寓孫軒臣宅。二十四日，抵家。

四月初五日，起程赴浙，宿任家港。寢姪、海兒送行，燈下賦風帆詩。以「父子聯床」屬對，海兒對「兄弟同榜」。

初七日渡江。十五日抵杭州。二十五日到任。

二十五日，具摺謝恩（餘詳年譜）。

歸田續記

官山左州縣，迎奉先太夫人在署，非有緊要公事，晨昏必待食。太夫人齒落，肴蔬不咽下者，卽吐於觴豆間。素畜一貓，每食卽伏於案旁，收其唾餘而一飽。太夫人戲責之曰：無功食人食，未見爾捕一鼠。次日蚤起，覺足下有物，俯視之，一腐鼠也。蓋貓以獻俘者，信及豚魚，固不誣也。余近亦剛則不茹，藏書多患鼠嚙，因追憶書之。

浙撫燕見司道，在廳事之西，別構一室，設席圍坐，便於參議公牘。有文札，則傳觀亦便。戊午夏初，雨甚，祈晴於天竺山。越日，雨止，擬謝神而雨復集，晏同甫中丞與同僚約明晨再上山祈禱。是日，值聽鼓排期，辰刻，西室中屋圯，正覆壓於圍坐處。如非相率登山，則盡傷於巖墻下矣。因憶兒時聞太夫人言：余襁抱時，卽依叔祖母王太孺人寢息。夜大雨，忽啼泣，必欲出門外；太孺人素鍾愛，所欲必順之。雨方暴，無已，一手提抱，一手以衾障其頂而出。屋梁忽傾仆，老幼皆倖免。前在臺灣道署，內宅門有厦屋，終日有人出入；門側有鹿場，柵欄偶壞，防其出柙觸人，暫繞避之，而厦屋適圯。官武城時，內室燬於火，妻孥移於偏東小土屋。連旬陰雨，兒（庚）女（聯）床近北牆，室人以余公出辦工查賑，時方溽暑，寢於室西隅余之臥榻。夜大雨，北墻圯，壓於床。家人驚呼入其室，牆有蘆席，席覆而土堆其上，兒女捲於席中，睡未覺。蓋近

牆臥，牆覆而席半折，土皆由席卸下。設室人同宿，則難免矣。死生有命，本無用避，避或未必能避也。

回里年餘，家用漸不繼。自以官爲家，兩弟眷口同姊妹皆相依至老，親族亦至今尙有同居者，萬無分爨之理。擬議減人口之疎遠者，酌定章程，上書「食寡用舒」四字；次日，食寡二字忽滅去。越日，見有蚰蜒在硯旁，不知何時穴窗而入；滿案書冊未損，而獨蝕此二字。其先靈垂訓，令勿改初心耶！議遂止。

辛酉夏，災異疊見。五月二十六日，夜間出彗星，在北斗尾，以漸至柄。是夜半有人見光至數十丈，直射東南，以後漸短；未匝月而滅。或以爲長星主兵革，或曰主帥有變，或曰天喪星。五旬而大行皇帝升遐。七月某日戌刻，見流星火箭奔馳，忽東忽西，錯綜來往；自初更至二更，有數十次。又某日午後，西北有火毬，大如斗，墜地；或見其有雙尾。又傳說山東境內星隕如雨。八月後，薄暮每見有黑氣如虹亘天，交秋淫雨，無木棉，稻黍亦損傷；否則，大有年也。人多疾疫，預製萬應丹，救治甚效（丸方附存）。

靈通萬應丹：麝香三錢。蒼朮三兩，米泔水浸七次。公丁香六錢。甘草三兩四錢。蟾酥五錢，澆酒化融，用大麥麵拌勻，晒乾研末。明雄黃三兩六錢。麻黃三兩六錢。大黃六兩。明天麻三兩六錢。辰沙水飛六錢。

右藥研末，澆酒泛丸如綠豆大。辰沙爲衣，磁瓶收貯。

一、治痧症、絞腸、霍亂、轉筋、吐瀉、中寒、中暑以及胃腕疼九種。氣痛用七丸，放舌下微眯，開水送下。中暑昏迷不省人事用一丸，研細吹鼻取嚏，後服七丸。喉風、喉痺用七丸，噙化，三服即愈。

一、治腸食、腸水，用三丸，照前服。

一、治瘧疾，用十三丸，照前空心早服。中暑腸水轉成痢疾及裏急後重，用七丸，照前服。

一、治瘟疫，傳染服十七丸，被蓋取汗即愈。尙未傳染者，預服可免。口噙一丸，可避嵐瘴及四時不正之氣。

一、治臟腑蟲積，服七丸。癰疽腫毒照服。外用七丸唾津研搽。又寒濕脚氣，照前服。偏正頭風，研吹鼻孔。

一、治蛇蝎蟲傷，內服外敷。跌打傷，研吹鼻孔取嚏，後服一、二次，皆效。孕婦忌服，小兒減半。

七月二十六日，偶患瘧。八月初二日，李生獻廷以黃紙兩條硃寫「符」字，縛於兩手脈上即愈。凡得符者，無不立應。聞有咒語，隨誦隨寫。或見其非符籙樣而棄之，竟百方不愈。余病瘥，不能出門，兩耳時作風濤聲，殆將聾也。

辛酉十一月十一日夜，大雨，雷電。冬行夏令，未知是何咎徵也！

昔在河南軍營，夜夢過一廟，題曰雙蘭祠。今回里編輯文稿，有孫文節公（蘭檢）遺稿序、錢蘭臺傳，皆以忠節著者。此雙蘭之所由也。